

應給群學出版社的網站，這會是我們最感謝的指正。透過它們，一個更好的翻譯修訂版，才有可能產生。

2004/July/23 於新竹十八尖山

# I

## 「獸」何以稱為「哺乳」動物\*

Why Mammals Are Called Mammals

倫達·席賓格 (Londa Schiebinger) / 余曉嵐譯 / 陳恒安校訂

導讀 / 陳恒安

本文 Why mammals are called mammals 選自倫達·席賓格 (Londa Schiebinger) 的作品集 *Nature's Body: Gender in the Making of Modern Sciences* (1993)。作品集中的文章主要的目的在於論證 17、18 世紀男性白人博物學家描繪自然時，並不是全然地理性客觀，而是自覺或不自覺地將自己所擁有的性別觀念運用到「科學」的專業之中。

「男性比女性優越」這個觀念並不是近代或啟蒙時期的發明，早在希臘時期，醫師與哲學家便已如此主張。18 世紀基本上繼承了這種觀點，只是這時的博物學家更進一步強調此性質差異的重要性，並企圖藉此定義女性在社會與自然中的地位。描述人類身體時，男性 / 女性、歐洲人 / 非歐洲人這種二元對立的觀念

\* 校註：過去，所謂的「哺乳」類動物在中文稱為「獸」。「哺乳」乃沿用日本譯文之漢字。因日本明治維新之後極力學習德國科學，因此校訂者推測，此二漢字應來自德文之 "Säugetiere" —— 會餵奶的動物，即「哺乳」動物。此一翻譯術語傳入歷史處理的細節應再考證。另外，原文標題為 "Why Mammals Are Called Mammals"，但因本文的目的即在追問為何選擇 "Mammals" 一字來指稱此類生物，因此為避免混淆原標題可考慮譯為「『獸』何以稱為『哺乳』動物」。

一直不經意地出現。這種做法造成的主要影響便是，不一定需要用與「性」相關概念來描述自然現象時，也用「性」來作為指標。換句話說，18世紀開啓了性別差異的生物政治學。

在本文，席賓格強調林奈（Carolus Linnaeus）選擇“Mammalia”這個原本指涉乳房的字，作為分類的特徵，來代表人類所屬的這類動物是有其特定的社會文化脈絡。也就是說，林奈之所以強調「乳房」的重要性，而不是其他可能的選擇如「有毛」、「四腳」等，不僅反映，也支持了當時歐洲強調女性應留在家裡照顧幼兒的呼籲。其實在某個程度上，這種呼籲涉及了歐洲當時女性是否具有獨立的公民權、白人及其他人種的階級問題等政治議題。除此之外，作者也提出林奈以「乳房」一字強調女性與自然的關係，但是在強調人類的特殊性時卻是以傳統男性的「理智」（sapiens）來標舉人類異於野獸的這種白人男性優越心態。

文中諸多例子都挑戰了一個傳統的認知，即：科學理性是一種規範性的知識，換句話說，就是理性會根據自身的邏輯以及相關的規範來產生客觀知識。作者列舉了許多例子來呈現社會文化對分類知識形成的影響。譬如，從文中分析哺乳類綱名與人類種名的例子可以看出，「性別」（gender）不再是一個特定的知識對象，而成為一種可以運用到各個領域的原則（分類、餵乳）。所以刻意以「性」（sex）和「性別」兩字分別代表與「性」有關的生物性質與文化意涵；希望所有與性相關的社會文化意涵皆由“gender”一字承載，而把屬於科學的、理性的、客觀的描述留給“sex”的這種做法也是不可靠的。因為即使是在討論生物性質“sex”的科學裡，也是充滿著負載社會文化影響的“gender”觀念運作的痕跡。

作為介紹性別意識與科學實作關係這個議題而言，本文是非常好的選擇，因為它提出了一個新的並充滿啟發價值的研究方向。但是若要藉此理解18世紀博物學或分類學，本文的分析卻略為失衡。因為當時其他的文化因素，例如自然神學對於「秩序」的追求與社會政治的秩序也是有某種的關聯。因此，「性別觀念」是否如作者所言「支配」（dominate）了當時科學社群的心靈，必須有更詳細的分析才能斷言。

某中國百科全書將動物分為：一、屬於皇帝的，二、有芬芳的香味，三、馴順的，四、乳豬，五、鰻鱗，六、傳說中的，七、流浪狗，八、包括在現在分類中的，九、發瘋似地煩躁不安的，十、數不清的，十一、渾身有十分精緻的駱駝毛刷的毛，十二、及其他等等，十三、打破水罐的，十四、遠看像蒼蠅（的）。\*

Jorge Luis Borges, *Other Inquisitions*, 1952

1758年第十版的《自然系統》（*Systema naturae*）中，林奈引入了哺乳綱（*Mammalia*）這個術語進入動物分類學。<sup>1</sup>林奈

\* 校註：傅科曾於《詞與物》（*Les mots et les choses*）（1966）書中前言處引用此段文字。他是為了指出特定文化下詞與物之間的關係，以及這些不同的關係所構成的不同的事物秩序。以上述動物分類為例，雖然任何一個分類範疇都可能有些對應的對象，但是對不了解對應關係的人而言，這種分類系統是根本是無法理解的。

1 林奈的《自然系統》第十版和 Carl Clerck 的 *Aranei Svecici* 共同形成了現代動物學命名法的起點。參見 *International Code of Zoological Nomenclature*, ed. W. D. Ride (London: British Museum, 1985), 1.3. 1757年 *Mammalia* 這個術語首次在一篇學生論文中（*Natura pelagi*）出現，但此文直到1760年才出版。（*Amoenitates academicae*, Erlangen, 1788, vol. 5, pp. 68-77）。

設計了這個字面上做「乳房」(breast)解的詞彙，用以區別數綱(class)包含人類、大猩猩、有蹄動物、樹獳(sloth)、海牛、象、蝙蝠，和其他有毛髮、三小聽骨及心臟分做四個腔室的動物。如此一來，林奈將雌性乳房視為此綱的聖像(icon)，並加以崇拜。

檢驗林奈命名法的演變時，科學史家傾向將研究範圍限制在科學社群內。他們追溯從亞里斯多德(Aristotle)至16、17世紀主要的博物學家(如瑞士的格斯納\* [Conrad Gesner]和英國的約翰·雷伊\*\* [John Ray])以來的生物分類史，並將這一過程總結於林奈命名法的勝出。<sup>2</sup>如今林奈命名法多少已被視為其動物學基礎研究的一部分。無人曾深究哺乳類(Mammalia)一詞的社會根源或使用它的後果，也肯定沒有人質疑在背後促成林奈選擇「哺乳類」一詞的性別政治(gender politics)。

\* 譯註：格斯納(1516-65)是瑞士醫生兼博物學家，據信是第一位出版化石圖片的科學家。

\*\* 譯註：雷伊(1627-1705)是英國博物學家，林奈繼承了他開發的生物命名原則，即二名法。

2 關於林奈的文獻可說是汗牛充棟。例如，請參見 *A Catalogue of the Works of Linnaeus* (London: British Museum, 1933); Henri Daudin, *De Linnéa Jussieu: Méthodes de la classification* (Paris: Félix Alcan, 1926); Ernst Mayr, *The Growth of Biological Thought: Diversity, Evolution, and Inheritanc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Heinz Goerke, *Linnaeus*, trans. Denver Lindley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 1973); and Gunnar Broberg, ed., *Linnaeus: Progress and Prospects in Linnaean Research* (Stockholm: Almquist & Wiksell International, 1980)。Broberg 的 *Homo sapiens L.: Studier i Carl von Linnés naturuppfattning och människolaera* (Stockholm: The Swedish History of Science Society, 1975) 反而考慮到更寬廣的歷史背景。

然而，林奈自鑄新詞可能是一種政治舉動。畢竟18世紀的博物學家都知道，產乳的乳房只是哺乳類的諸多特徵之一。更何況只有半數此綱動物(也就是雌性)的乳房才「有用」，而且在這些雌性動物中，乳房僅在相當短暫的時間裡(即泌乳期)有作用，甚至完全沒有作用。如我們所見，林奈原本可以選擇比較中性的字眼，如洞狀耳類(*Aurecaviga*)<sup>\*</sup>、或有毛類(*Pilosa*，雖然在第四章我們將會看到毛之所以特殊，尤其是鬍鬚，也充滿了性別意味)。

接下來，我們先從博物學(nature history)的觀點，考量林奈術語的出現，以便瞭解博物學家設定分類範疇時的考量。林奈思考如何將人類納入動物界的時候，他有哪些可能的選擇？其他博物學家又作何反應？我論證的關鍵是：林奈可以從他命名為「哺乳類」的動物身上，找到其他更獨特、甚至更普遍的特徵。

要更加瞭解「哺乳類」一詞的意義，必須涉入「胸部或乳房」的文化史。即使林奈的命名在動物學可謂創舉，女性乳房在西方文化中卻激起過深刻、廣泛、且互相矛盾的思潮。但如我們所見，那時緊迫的政治趨勢，促使林奈將科學的關注轉向乳房。林奈——一個執業醫生兼七個小孩的父親——崇拜母親的乳房，而當時的醫生和政治人物正開始頌揚母乳的優點。17、18世紀中上階層的女人被鼓勵放棄聘請乳母哺乳；一條1794年的普魯士法律極端到規定所有健康的女性必須親自餵養幼兒。林奈涉入了反對奶媽哺乳的鬥爭，而這場鬥爭呼應了兩

\* 校註：鳥、爬蟲類、魚都沒有像人或貓狗一樣，耳朵有開口。

股力量在政治上的再結盟：即剝奪女性參與公共事務的權利，並賦予女性管理家務的新價值。放寬視野來看，附著在女性乳房上的科學奇想，正是藉由強調雌性（不論人或動物）哺育下一代多麼天經地義，來幫助支撐了歐洲社會的性別分工（sexual division of labor）。

### 哺乳類：一個名詞的系譜

有人說：「上帝造物，林奈分類。」哈勒（Albrecht von Haller）更謔稱他是「亞當第二」。<sup>3</sup>1761年由瑞典王室敕封並賜名 Carl von Linné 的林奈，是歐洲生物分類（taxonomy）和命名法（nomenclature）發展過程中的核心人物。他的《自然系統》處置自然中三大經典領域，就是動物、植物、無生物。此書內容在 1735 年的初版中，僅占十二頁對開紙，但到了 1766 年，林奈親自訂正的第十二版也是最後一版已經擴充為三卷、共 2,400 頁的巨著。在劃時代的第十版，林奈用「二名法」（binomial nomenclature）（種名和屬名）為將近 4,400 種他已知的動物命名。<sup>4</sup>

林奈分動物為六綱：哺乳、鳥（*Aves*）、兩棲類（*Amphibia*）、魚類（*Pisces*）、昆蟲類（*Insecta*）和蠕形動物類（

3 Broberg. *Linnaeus*, p. 34.

4 W. T. Stearn. "The Background of Linnaeus's Contributions to the Nomenclature and Methods of Systematic Biology." *Systematic Zoology* 8 (1959): 4-22; and E. G. Linsley and R. L. Usinger. "Linnaeu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ternational Code of Zoological Nomenclature." 同前引, pp. 39-46.

*Vermes*）。<sup>5</sup>雖然林奈將「性的二態現象」（sexual dimorphism），<sup>\*</sup>列為植物分類的重要依據，但在他主要動物學分類裡，哺乳類是唯一聚焦於生殖器，並凸顯雌性特徵的術語。至於其他綱的名字多承襲亞里斯多德：*Aves* 就是鳥類；*Amphibia* 強調該類生物的棲息地；*Insecta* 指這類生物的體節；*Vermes* 源自普通蚯蚓的紅褐色。生物命名是個保守的事業，因為 18 世紀，合適的詞彙傾向保存；新名詞的衍生則修正自舊名。然而，經由建立哺乳類（*Mammalia*），林奈打破了上述陳規。

醞釀“mammals”一詞時，林奈拋棄亞里斯多德的四腳類（*Quadrupedia*）。二千多年來，大多數我們今日名為「哺乳類」的動物（還有多數的爬蟲類和一些兩棲類），原先歸屬於四腳獸之下。雖然亞里斯多德本人從無意發展一個清晰的生物分類，但他在《動物史》（*Historia animalium*）立下的解析，卻為歐洲生物分類奠定了基礎。他使用許多鑑別標準（生活模式、運動和生殖），並按後世稱為自然階梯（*scala naturae*）的階層安排動物。根據「血」的品質，亞里斯多德先把動物分成二個主要群體。「有血動物」（blooded animals）有溫熱的紅血、品質優越的靈氣（*psyche*）、敏銳的感官、偉大的勇氣和智巧；「無血動物」（bloodless animals）有類似於血的體液，但無色無熱。接下來「四腳獸」形成一個主要的範疇，它在有血動物之內、包

5 Carl Linnaeus. *Systema naturae per regna tria naturae*, 10th ed (Stockholm, 1758).

\* 譯註：指同一性別的生物體，具有兩種不同形式的個體，或兩種不同的後代，例如花朵有不同長短的雄蕊。

含全部用四隻腳走路的動物。亞里斯多德更進一步將四腳獸分為二群：(1) 胎生（直接生出幼仔，包括許多我們現在稱為哺乳類的動物）和(2) 卵生（下蛋者，包括被稱為爬蟲類與一些被稱為兩棲類的動物）。有血動物內的鳥類另成團體；他們有兩腳，但不能直立。最後一群是被視為不完美的魚類，不僅缺乏腿、手臂和翅膀，還生活在水裡。<sup>6</sup>

進入近代初期，亞里斯多德式範疇和用語仍舊形成歐洲博物學的根基。格斯納具影響力的《動物史》(*Historiae animalium*) (1551年)，還使用亞里斯多德將「四腳獸」做胎生與卵生的區分，並各以一卷處理。每一卷的動物按其命名的字母順序排列。16世紀義大利的博物學家阿爾德羅萬迪(Ulisse Aldrovandi)又把四腳獸細分為奇蹄類(例如馬)與偶蹄類(例如牛、駱駝和羊)。格斯納與阿爾德羅萬迪沿襲中世紀的寫作成規，把每種特定動物在動物學、歷史、文化上的資訊和關於該動物的神話都詳加編次。以阿爾德羅萬迪關於馬的討論為例，它不僅包含各種宗教賦予馬的奇蹟，還包括了與馬有關的詩學典故、圖像和一連串鐫刻了馬造型的錢幣。其他分類體系，諸如德國神父赫爾曼·弗賴(Herman Frey)，跟隨的是《舊約聖經》

6 Aristotle 的《動物史》於 *The Works of Aristotle*, trans. D'arcy Thompson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10; G. E. R. Lloyd, *Science, Folklore and Ideolog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p.16; Aristotle, *Generation of Animals*, trans. A. L. Peck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3), p. xix; and Pierre Pellegrin, *Aristotle's Classification of Animals: Biology and the Conceptual Unity of the Aristotelian Corpus*, trans. Anthony Preus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6).

〈利未記〉的典故，將動物分為清潔(edible)和不清潔(inedible)的範疇。<sup>7</sup>

約翰·雷伊，17世紀偉大的英國博物學家，首次對亞里斯多德的動物分類提出嚴正挑戰。雷伊解釋道，亞里斯多德對有血與無血動物的主要區分不完全正確，因為全部有機體都有維生體液。把動物區分成胎生與卵生也有同樣瑕疵；因為全部動物均出自卵（無論卵是在母體內受精還是在母體之外受精）。就我們的主題而言較特別的是，雷伊是首位質疑「四腳獸」一詞適用性的博物學家。他點出鯨魚、海牛、海豚具有紅色血液、二個心室的心臟，和肺等主要四腳獸特徵，只是它們沒有四肢。雷伊正確地將上述動物從「分類表」(Table of Classification)的魚類中移除，而把它們和其他的胎生四腳獸劃為同類。這期間他也建議放棄四腳獸一詞。<sup>8</sup>

博物學家沒有馬上遵行雷伊的提議。林奈於他《自然系統》的初版(1735年)，仍襲用傳統的四腳獸一詞，然而，他把人類(相當令人不舒服地)涵括在「四腳獸」之內，這點真的讓當時的人訝異並氣憤難平。的確，人類在自然界該如何定位的問題(亦即日後湯姆士·赫胥黎所謂「問題中的問題」)，比什

7 Herman Frey, *Biblich Thierbuch* (Leipzig, 1595)。見 Willy Ley, *Dawn of Zoology*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1968), pp.160, 164.

8 儘管有這些異議，但顯然「四腳獸」一詞是雷伊書裡的標題。本文中雷伊服從傳統，把鯨類動物留在魚類裡，「即使牠們在各方面都符合胎生四腳獸的特徵，除了毛髮、腳，和牠們生存的元素之外」。John Ray, *Synopsis methodica animalium quadrupedum et serpenti generis* (London, 1693), p. 55。另見 Charles Raven, *John Ray, Naturalist: His Life and Work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50)。

麼都重要，這促使林奈放棄四腳獸一詞，並轉而找尋更貼切的詞彙，來表示人類在自然界的歸屬。<sup>9</sup>他當然不是現代首先認為人類是動物的學者：在 1555 年皮耶·貝隆 (Pierre Belon) 指出人類的骨架和鳥有許多相同之處；而 1699 年愛德華·泰森 (Edward Tyson) 已經解剖過一隻黑猩猩 (他所謂的 *Homo sylvestris*)，<sup>\*</sup>也透露從解剖學的觀點來看，動物與人類「極為類似」。<sup>10</sup>

劃分人類到四腳獸類時，林奈注意到他們多毛的身體、有四肢 (他後來解釋說，兩肢主運動，另兩肢主抓攬)、<sup>11</sup>雌性胎生和輸送乳汁的天性。從四顆門牙的類似，他更進一步把人和猿、猴、獼都包含在借用自雷伊的名詞擬人類 (*Anthropomorpha*) 之下。擬人類在 1758 年版改稱為靈長類 (*Primates*)。<sup>12</sup>

9 Thomas Huxley, 引自 Ernst Haeckel, *Das Menschen-Problem und die Herrentiere von Linné* (Frankfurt: Neuer Frankfurter Verlag, 1907), p. 8。有些歷史學家主張，林奈為了歸類鯨魚而另行尋找合適的名稱。(例見 William Gregory, "The Orders of Mammals," *Bulletin of the American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 27 [1910]: 特別是頁 28)。

\* *homo sylvestris* 意思是「(住在) 森林 (的) 人」。重點是，當時 (1699) 學者將其視為一種比我們身高矮一點的「人」(*homo*)。

10 Pierre Belon, *L'histoire de la nature des oyseaux* (Paris, 1555), pp.40-41; Edward Tyson, *Orang-Outang, sive Homo sylvestris; or, The Anatomy of a Pygmie Compared with That of a Monkey an Ape, and a Man* (London, 1699)。見 Maurice Daumas, *Histoire de la science* (Paris: Gallimard, 1957), p.1352。

11 Carl Linnaeus, *Fauna Svecica* (Stockholm, 1746), Preface。

12 見 Londa Schiebinger, "The Gendered Ape: Early Representations of Primates in Europe," in *A Question of Identity: Women, Science, and Literature*, ed. Marina Benjamin (New Brunswick: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93)。

人類在林奈的分級裡屬於四腳獸的結論激怒了博物學家。他們厭惡林奈把以理性傲視群物的人類，歸類為有四條腿以及四顆門牙的毛絨絨動物。和林奈同年出生，也是他主要論敵的布豐 (Georges-Louis Leclerc, comte de Buffon)，明白指出包含在林奈四腳獸之中的許多生物根本不是四腳獸：人類有二手和二腳；蝙蝠有二隻腳且沒有手；猿有四隻手但沒有腳；而海牛只有二「手」。<sup>13</sup>路易·多邦東 (Louis Daubenton)，布豐在法國國家植物園 (Jardin du Roi) 的助手，宣稱林奈的系統「錯誤」而且「不精細」，<sup>14</sup>最後很多博物學家把「人類基本上是動物」的觀念斥為異端邪說。畢竟《聖經》有云，人乃依據上帝的形象而創造。遙想過去，亞里斯多德把人類列入胎生四腳獸，而中世紀的學究們卻硬將人類從自然界移去，強調這樣做反而能彰顯人類更接近天使的本質。<sup>15</sup>

林奈之前的博物學家，已經為分類的問題艱苦奮鬥了許久。以開發二名法著稱的雷伊 (雖然他本人不曾系統地應用它)，已經使用胎生動物 (*Vivipara*) 來統攝鯨魚等水生哺乳動物

\* 譯註：布豐 (1707-88) 是法國博物學家，著有 18 世紀最風行的科學作品之一——*Natural History* 四十四卷。1739 年起任法國植物園 (Jardin du Roi) 園長近五十年。1753 年受法王路易十五封爵。

13 Georges-Louis Leclerc, comte de Buffon, *Histoire naturelle générale et particulière* (Paris, 1749-1804), vol. 14, p.18。

14 引自 Jean Baptiste Bory de Saint-Vincent, *Dictionnaire classique d'histoire naturelle* (Paris, 1825), vol. 8, p.270。

15 關於這點參見 Gunnar Broberg 優秀的著作 "Homo sapiens: Linnaeus's Classification of Man," in *Linnaeus: The Man and His Work*, ed. Tore Frängsmyr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3), pp.156-194。

與陸生四腳獸。在他的陸生或在陸域活動的 (*Terrestria*) 這個次類目裡，他建議用有毛動物 (*Pilosa*) 來取代四腳獸，它比較容易瞭解，用它來涵蓋兩棲類的海牛和陸生四腳類還比「四腳獸」更適合。<sup>16</sup>彼得·阿特底 (Peter Artedi, 林奈密友兼同事)，於他提出的有毛動物的科學 (*Trichozoologia*)<sup>17</sup>裡，也已經注意到毛髮。林奈原本可以為他的新綱四腳獸，選擇更加傳統的名稱有毛動物 (*Pilosa*)；其實林奈分類系統中，毛髮如乳房一般，有相同的鑑別價值。全部哺乳動物 (包括鯨魚) 都有毛髮，至今毛髮仍是可資判斷哺乳類的一個區別特徵。<sup>18</sup>

但林奈並不依靠傳統；他反而設計了一個新詞彙：哺乳類。林奈辯解道，縱使他的批評者不相信人類原係用四肢走路，但只要是女人生的，都會承認自己受母親的奶水滋養。<sup>19</sup>林奈呼籲大家注意一個從亞里斯多德以降便廣為人知的事實：

16 Ray, *Synopsis methodica*, "Animalium tabula generalis," p. 53. 另見 William Gregory, "Linnaeus as an Intermediary between Ancient and Modern Zoology," *Annals of the New York Academy of Sciences* 18 (1908): 21-31, 特別是頁 25。雷伊用的這個詞過去一直是形容詞，而不是名詞。上述詞類的使用差異在一個經院哲學區分「本質」(essence) 與「意外」(accident) 的時代是很重要的。Theodor Gill, "The Story of a Word—Mammal," *Popular Science Monthly* 61 (1902): 434-438.

17 Broberg, "Homo sapiens," p. 175.

18 我從林奈的哺乳動物特徵目錄裡，找到 "pilus" 一詞，創造了這個術語 (*自然系統* 第十版, p. 12)。19 世紀初期，Lorenz Oken 就建議因為牠們獨特的毛髮，「哺乳綱」改稱 "Pilosa" 比較合適。有相同主張的 Haeckel，注意到皮膚 (汗腺或皮脂腺) 產生了乳腺，這暗示了哺乳類演化過程中，毛髮先於乳腺。Haeckel, *Menschen-Problem*, p. 19.

19 Broberg, *Homo Sapiens L.*, p. 176.

有毛的胎生雌性動物會授乳。林奈同時也相信乳頭 (teat) 具有鑑別價值。早在 1732 年《Lapland 之旅》(*Tour of Lapland*) 裡，他已經宣布：「要是我知道每種動物各有多少顆牙齒、具有什麼獨特形式，也瞭解它們有多少乳頭、位在何處，或許就能夠鑽研出合乎自然的排列方法來安頓四腳獸。<sup>20</sup>」在《自然系統》初版，他使用奶頭或乳房的數目和位置，來排列擬人綱的物種 (讓分類複雜起來的因素是：雌性乳頭數目和雄性的不同；同種的雌性，乳頭數目亦會有變化)。<sup>21</sup>1758 年，林奈終於宣布哺乳類 (*Mammalia*) 一詞。他說：「哺乳類，只有這些動物有乳頭」。他似乎毫不介意乳房在他企圖區別的這綱動物間，不是一個通用的特徵。「所有的雌性有」，下一頁他寫到，「有固定數目、可分泌乳汁的乳房，雄性亦然 (馬例外)」。

哺乳類呼應了衍生自生命 (*anima*) 的舊詞有呼吸的 (*animalia*)，意指生命的氣息或生命力。<sup>22</sup>這一新詞同時也遵守林奈自己為動物學術語立下的規則：順耳、易讀、易記，且至多十二個字母。<sup>23</sup>終其餘生林奈都在修改他的系統，把動物移來移去，建立新的範疇和組合，好更切近自然的秩序。但他從未更動哺乳類的命名。

20 Carl Linnaeus, *Lachesis Lapponica: or, A Tour in Lapland*, trans. James E. Smith (London, 1811), vol. 1, p. 191, 稍微修改。

21 例如，豬的乳頭數目從八個到十八個不等。見 Ernst Bresslau, *The Mammary Apparatus of the Mammalia in the Light of Ontogenesis and Phylogenesis* (London: Methuen, 1920), p. 98.

22 Gill, "Story of a Word," p. 435.

23 Stearn, "Background of Linnaeus's Contributions," p. 8.

哺乳類這個詞一提出，幾乎立刻獲得接受，但還是有批評的聲音。<sup>24</sup>布豐對生物分類的計畫不以為然，特別是林奈的分類與命名。對布豐而言，自然史學家的工作是精確敘述每種動物的生殖模式、生長、習性和棲息地，而不是用那些難懂的、帶有希臘或拉丁字源之人造範疇，將自然物產加以分類。布豐特別攻擊林奈給予乳房的重要性：「像乳房這樣作為識別四腳獸的普通特徵，就表示所有的四腳獸都有乳房。」（布豐和林奈都注意到種馬沒有乳房）。<sup>25</sup>布豐同時也抱怨林奈所謂擬人界（*Anthropomorpha*）把人、猿猴、獼猴這些絕不相似的動物攪和在一起。「自然秩序就這麼被扭曲了」，他感嘆說，

24 林奈的「靈長類」一詞遭遇更多反彈。值得注意的是，布魯門巴赫（Blumenbach）和居維葉（Cuvier）堅持把人類和大猩猩分別歸入不同的目—布魯門巴赫說人應屬於“Inermis”類（意即「無手臂的」）；居維葉則用“Bimanes”分類人，大猩猩則放入“Quadrutmanes”之下（Edward Tyson 所創）。見 Johann Blumenbach, *Handbuch der Naturgeschichte* (Göttingen, 1779), pp. 57-59; Georges Cuvier, *Le règne animal* (Paris, 1817), vol. 1。居維葉視人和猩猩為不同種類的觀念根深蒂固，以致於他雖然接受人類是哺乳動物，卻常把“l'homme” and “les mammifères”並列，彷彿人根本不是動物。（*Leçons d'anatomie comparée*, Paris, 1800-1805）。卡爾·伊利格（Karl Illiger）也把人類放在他第一級的“Erecta”，而且還是這級唯一的生物；大猩猩則包括在第二級的“Pollicata”中。

25 Buffon, *Histoire naturelle*, vol. 1, pp. 38-40。“Mammifères”的作者 C. Prevost，在 *Dictionnaire classique d'histoire naturelle* 中，注意到這段時間大家普遍認為公馬沒有乳頭，既然公馬沒有乳頭，那乳房就不能算是哺乳類的普遍特徵（Paris, 1826, vol. 10, p. 74）。如同約翰·萊恩（John Lyon）和菲立普·史隆（Phillip Sloan）已經指出的，布豐可能想到沒有乳頭或是通常僅有發育不全乳腺的種馬，但這樣的種馬並不常見。（*From Natural History to the History of Nature: Readings from Buffon and His Critics*, Notre Dame: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1981, p. 94 n. 8）。

「只因爲這些動物的乳頭或牙齒數目有點關係，或是角的形式有些類似」。<sup>26</sup>

其他分類學家，包括費利克斯（Felix Vicq-d'Azyr）和湯瑪斯·彭南特（Thomas Pennant），繼續使用傳統的**四腳獸**。仍然有人發展他們自己的選項。法國人亨利·德·布列維爾（Henri de Blainville）於 1816 年試著合理化動物命名學，重新命名哺乳動物爲有毛髮的（*Pilifera*），鳥類作有羽毛的（*Pennifera*），與爬蟲類爲有鱗片的（*Squammifera*）。<sup>27</sup>在英國，約翰·亨特（John Hunter）提議使用“Tetracoilia”，強調哺乳動物的心臟有四個腔室。<sup>28</sup>

這些批評者獲得的成功很有限。英語的 mammals 採納自 *Mammalia*，雖然 *mammifères* 偶爾有人使用。至於處理哺乳動物的科學，如一位論者所提出的，譯爲英文時卻奇怪地變成 *mammalogy*，字面意義爲「研究乳房的學問」（較妥當的說法應該譯爲 *mammology* 或 *mammalogy*，意即「研究有乳房的動物的學問」）。<sup>29</sup>法文衍生出 *mammifères*，亦即「有胸部者」（不是

26 Buffon, *Histoire naturelle*, vol. 1, pp. 38-40。另參見 Phillip Sloan, “The Buffon-Linnaeus Controversy,” *Isis* 67 (1976): 356-375; and James Larson, “Linné's French Critics,” *Linnaeus*, ed. Broberg, pp. 67-79.

27 Henri de Blainville, “Prodrome: D'une nouvelle distribution systématique du règne animal,” *Journal de physique* 83 (1816), p. 246。另見 Toby Appel, “Henri de Blainville and the Animal Series: A Nineteenth-Century Chain of Being,”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Biology* 13 (1980): 291-319, 特別是 301 頁。

28 John Hunter, *Essays and Observations on Natural History, Anatomy, Physiology, Psychology, and Geology*, ed. Richard Owen (London, 1861), vol. 1, p. 25.

29 Gill, “Story of a Word,” pp. 436-437。另參見 *Dictionnaire pittoresque d'histoire naturelle* 4 (1836), s.v. “Mammifères”。



很近似 *animaux* 的 *mammaux*)。德語稍微矯正英、法語的缺失，用 *Säugetiere* 一亦即「吸奶動物」，該詞從注意胸部轉向強調乳兒的動作（雖然沒有區分是母親餵哺，還是新生兒吃奶）。林奈的**哺乳類**一詞歷經達爾文革命而倖存，現在由《國際命名規約》<sup>30</sup>認可。

### 榮譽哺乳類：雄性與單孔類動物

*mamma* (*mammae* 的單數形，指雌性泌乳器官) 可能起源於童語。幼童口裡時常發出這樣反覆的音節。在許多國家，*mamma* 是教給小孩用來稱呼他們母親的字。<sup>30</sup>林奈根據拉丁文的 *mammae*，鑄造了 *Mammalia* 一字，希望它來指涉胸部或乳房 (breast 與 teat) 本身，以及它的產乳作用。這些詞彙有些混淆。*teat* 有時指母牛、羊、或山羊的乳頭，但也可能指乳腺內在的結構。說到人 (和一些鳥時)，*breast* 就變成胸部區域和雌性產乳的器官。今天定義**哺乳綱**的是：產乳的乳腺結構。大多數的哺乳動物有乳腺 (儘管雄性的乳腺退化)，但不是全部的哺乳動物都有可稱為「乳頭」的構造。<sup>31</sup>經過無數辯論之後才歸為哺乳動物的鴨嘴獸，只有乳腺而無乳頭。

\* 譯註：此據蔡富昌主編，《生物學名詞辭典》(台北：嘉年出版社，1994) 之譯名。

30 意指「乳房」的“Mamma”首次於 1579 年出現在英文中。(Henry Skinner. *The Origin of Medical Terms*, Baltimore: Williams & Wilkins Company, 1949, p. 223).

31 Blumenbach 宣稱雄倉鼠和榛睡鼠沒有乳腺，但並沒有因為上述理由，就把牠們從哺乳動物類中移去。(Handbuch der Naturgeschichte, p. 46).

「男人怎麼會有乳房」的問題始終困擾著博物學家。18 世紀的醫生路易·德·若古 (Louis de Jaucourt) 在他的“Mamelle”一文中 (為狄德羅 [Diderot] 和阿朗貝爾 [Alembert] 編纂的 *Encyclopédie* 而作)，把上述問題列為和乳房相關的六大基本問題之一。若古也寫了著名的條目“Femme”，他注意到人體各個獨特的構造，皆符合自然保全物種的需要。就算某部分沒有實際功能，譬如雄性的胸部，自然也不會取走它們。他很技巧地論證說，雄性動物的乳房沒有缺陷，在許多情況下，充足的乳汁會從雄性乳源源流出。雄性動物很少產生乳汁，必須追究到經血的缺乏，因為那是乳汁的來源。依照若古的說法，隨著青春期的開始，血液洶湧澎湃在年輕女性的體內，使她們胸部隆起，還有這個年齡經驗到的強烈情感也讓胸部更加高聳。作者繼續說，男人沒有月經，所以他們的乳房雖然構造上類似女人，卻從不曾膨脹。<sup>32</sup>

的確，男人有能力產乳的離奇觀念，在博物學家間很流行。亞里斯多德曾經認為，要是公羊產的奶夠多夠好到可以來做乳酪，那就是個好兆頭。<sup>33</sup>18 世紀博物學家報導說，油膩的乳狀分泌物 (所謂「巫婆的奶」) 從男嬰和女嬰的乳房流出。布豐提到許多青春勃發時期，男性胸部充塞乳汁的例子。舉例來說，一個十五歲男孩，從他的胸部擠壓出超過一匙「真實的」奶。<sup>34</sup>約翰·亨特提供一位看護八個孩子父親的例子。在妻子不

32 *Encyclopédie, ou Dictionnaire raisonné des sciences, des arts et des métiers* (Paris, 1751-1765), s.v. “Mamelle.”

33 Aristotle. *Historia animalium*, p. 522a.

34 Buffon. *Histoire naturelle*, vol. 2, p. 543.

能餵飽一對雙胞胎時，這個男人擔下哺乳重責。「為安撫男嬰的哭叫」，亨特寫到，「父親把他的左邊乳頭塞進嬰兒嘴裡，男嬰從父親吸吮了這麼多奶水，讓他健康地長大」（這父親也分擔妻子的其他家庭責任）認為泌乳屬於正常男性的生理作用，亨特忠實記錄道：「他不是陰陽人」。<sup>35</sup>

雖有上述戲劇化的例子，大多數博物學家還是承認男性乳房無用武之地。那男人怎麼還會有乳房？伊拉斯謨斯·達爾文（Erasmus Darwin）<sup>\*</sup>建議用柏拉圖的阿里思多芬尼士（Aristophanes）篇，<sup>\*\*</sup>來解釋男性乳房的退化。他認為哺乳類原本雌雄不分，後來器官才根據性別差異各自分化。<sup>36</sup>遲至 19 世紀，比較解剖學家還抱持一種觀念：那就是脊椎動物的一些遠

35 Hunter, *Essays and Observations on Natural History*, pp. 238-239。男人授乳是流行的話題。19 世紀的旅人，語出驚人地表示，巴西的男人看護所有的嬰兒。（“Mammifères,” *Dictionnaire classique d'histoire naturelle*, vol. 10, p. 105）。其他的旅人宣稱上帝曾經給東衣索比亞的男人有「如同女人般充足供應的奶水」。在葡萄牙，一個五十歲的男人據說曾經餵養一位女親戚的兩個孤兒。（Joano dos Santos, “History of Eastern Ethiopia” in John Pinkerton, *A General Collection of the Best and Most Interesting Voyages and Travels in all Parts of the World* [London, 1808-1814], vol. 16, p. 697）。幾百年前亞里斯多德曾經提到一個雌雄同體的種族，他們的左邊胸部有男性特徵；右邊則是女性特徵。（Pliny the Elder, *Natural History*, trans. H. Rackham,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42, VII, ii, pp. 14-17）。

\* 譯註：Erasmus Darwin (1731-1802) 是英國醫生兼詩人，也是達爾文 (C. Darwin) 的祖父。他在 *The Botanic Garden* (1789) 詩中描述了林奈分類系統。

\*\* 譯註：該篇見於饗宴篇 (Symposium)，論人類原身兼男女兩性特徵，後宙斯 (Zeus) 為挫其銳氣，便將人類劈成兩半。使日後每個人都得在尋找自己身上遺失的另一部分。

36 Erasmus Darwin, *Zoonomia; or, The Laws of Organic Life* (London, 1794), vol. 1, p. 512.

祖，曾經是雌雄同體的。<sup>37</sup>達爾文 (Charles Darwin)，承襲克雷門斯·羅伊爾 (Clémence Royer)，認為早期雄性哺乳動物曾經協助雌性看護子代，後來某些因素（例如雄性乳汁太少），讓雄性的協助變得無足輕重，不再運作的器官就逐漸退化。<sup>38</sup>今天，博物學家強調男性和女性的許多器官，例如陰核和陰莖、大陰唇和陰囊，在胚胎發育早期還一模一樣，等到各種荷爾蒙開始作用，它們才會沿著不同的軌道發展。<sup>39</sup>

單孔類動物 (montreme) (產卵的哺乳動物，包括鴨嘴獸、針鼯和二屬食蟻獸) 算不算名義上的哺乳類也頗有爭議。雌性單孔類動物有會泌乳的乳腺，但與其他哺乳動物相異的是，他們沒有乳頭。乳汁分泌到雌性肚腹裡的眾多孔隙，在那裡幼獸可以盡情享受母親的滋養。

最早從澳大利亞到達歐洲的鴨嘴獸該如何歸類，困擾了 19 世紀的分類學家。一些博物學家曾經懷疑鴨嘴獸根本就是外國動物標本製造者捏造的。這些人在歐洲臭名昭彰，因為他們樂於杜撰「猴頭魚尾美人魚」之類的珍禽異獸，來滿足歐洲人的好奇心。但鴨嘴獸究竟屬於爬蟲動物、鳥類或哺乳動物，還是為牠設立一個全新的分類，這問題一直懸而未決。直到在大英博物館工

37 G. Gegenbauer cited in Charles Darwin, *The Descent of Man and Selection in Relation to Sex* (1871; London: John Murray, 1913), p. 251 n. 29.

38 同前引，pp. 249-253. Darwin cited Clémence Royer's *Origine de l'homme* (Paris, 1870). On Royer, 見 Joy Harvey, “Strangers to Each Other: Male and Female Relations in the Life and Work of Clémence Royer,” in *Uneasy Careers and Intimate Lives: Women in Science, 1789-1979*, ed. Pnina Abir-Am and Dorinda Outram (New Brunswick: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87), pp. 147-171.

39 Stephen Jay Gould, “Freudian Slip,” *Natural History* (February 1987): 14-19.

作的喬治·蕭 (George Shaw) 於 1799 年 (也就是林奈過世 11 年後)，確認他收到的鴨嘴獸皮是一塊真皮，鴨嘴獸的分類才獲得確定。因為牠奇怪的混合特徵，約翰·布魯門巴赫 (Johann Blumenbach) \* 將牠命名為 *Ornithorhynchus paradoxus*。<sup>40</sup>

因為手邊只有一填充的皮毛標本，不認識鴨嘴獸內在結構，喬治·蕭就把牠分到四腳動物類 (*Bruta* 目)，理由是它有豐富「海狸般的」毛皮。<sup>41</sup>動物學家想像這種毛絨絨的動物，如同其他的哺乳類是胎生，而且會餵奶。1802 年解剖以酒精保存的雌、雄鴨嘴獸，英國解剖學家埃弗拉德·宏 (Everard Home) 發現雌性鴨嘴獸沒有子宮、乳頭，也沒有乳腺 (不哺乳雌性的乳腺很小，以致容易遭到忽略)。根據他的調查，埃弗拉德·宏認為鴨嘴獸雌性的生殖器官，最接近卵胎生的蜥蜴，這類蜥蜴的子代是從母親身體裡的卵孵出。

在這場延燒超過三十年的鴨嘴獸分類戰爭中，法國動物學家伊騰·聖提雷爾 (Etienne Geoffroy Saint-Hilaire) 和拉馬克 (Jean-Baptiste Lamarck) \*\* 積上了德國的麥克爾 (Johann Meckel) 和他的法國同事布列維爾 (Henri de Blainville)。麥克爾和布列

\* 譯註：德國解剖學家、生理學家兼博物學家 (1752-1840)。他將人種分為 Caucasian、Mongolian、Ethiopian、American、Malay 五種，後來發展成種族分類的依據。

40 我對鴨嘴獸的解釋來自 Harry Burrell 的經典—*The Platypus* (Sydney: Angus & Robertson Limited, 1927), pp. 1-45.

41 Shaw 的報告重印在 Carl Linnaeus, *A General System of Nature*, trans. William Turton (London, 1806), vol. 1, pp. 30-32.

\*\* 譯註：法國博物學家 (1744-1829)。他的「演化論」主張生物會在環境發生變化後的第二代就完成適應。

維爾堅持鴨嘴獸是哺乳動物，預料以後會發現牠的胎生行為，並找到牠的乳腺。聖提雷爾堅拒將鴨嘴獸當做哺乳動物，他主張鴨嘴獸缺乏乳腺 (之後證明是錯誤)，還預測未來大家會發現鴨嘴獸產卵 (這一點倒說對了)。1803 年 聖提雷爾創立單孔類 (*Monotremata*)，這個名詞強調鴨嘴獸具有如爬蟲類構造般的生殖孔道，(單孔類雌、雄兩性都只有泄殖腔，該腔同時具有排泄和生殖功能；其他雄性哺乳類會有兩個孔道，分主排泄和生殖，而雌性有三個)。1822 年聖提雷爾將單孔類設定為脊椎動物門的第五綱，與哺乳類、鳥類、爬蟲動物 (包括兩棲動物) 和魚並列。<sup>42</sup>

辯論甚至持續到 1824 年麥克爾發現鴨嘴獸的乳腺之後。仍然堅信鴨嘴獸應排除在哺乳類之外的聖提雷爾，拒絕承認麥克爾所謂能產乳的腺體為乳腺。他辯稱說那是發出臭味的體腺 (odoriferous glands)，鮑精體內也有類似構造，用來吸引異性 (直到 1832 年，沒人見過鴨嘴獸產乳)。麥克爾發現乳腺後，更進一步預測未來可以證明這些動物是胎生，如此它們就可以穩當地列入哺乳動物。然而到 1884 年，經確認鴨嘴獸像爬蟲類一般會生蛋。雖然它沒有乳頭，又是卵胎生，今日鴨嘴獸仍舊歸為哺乳類，那個 1799 年喬治·蕭因牠有毛而擺放的位置。它連同食蟻獸包含在產卵的哺乳類原獸亞綱 (*Prototheria*) 之下，

42 德國解剖學家斐德烈·提德門 (Friedrich Tiedemann) 沒有給如何歸類鴨嘴獸留下定論。拉馬克 (Lamarck) 創了新的一綱—原獸亞綱 (*Prototheria*) (他不覺得鴨嘴獸是哺乳類，因為牠們沒有乳腺、可能還是卵生。牠們肯定不是鳥類、也不會是爬蟲類，因為牠們有四個腔室的心臟)。卡爾·伊利格把牠們放在爬行亞目 (*Reptantia*) 之下，介於哺乳類和爬蟲之間。Burrell, *Platypus*, p. 30.

與有袋類和有胎盤的哺乳動物區別。因此，不論是否有發展完全的乳房，哺乳動物都可以是「哺乳動物」。

### 乳房有多重要？

林奈有什麼好理由，非要把哺乳動物稱為哺乳動物不可？這個疑問暗示了一個命名邏輯上的「不成文規定」。生物分類的名稱隨時間累積，除非遇到像四腳類這種詞彙造成了技術上的難題，通常分類名稱都是原封不動、代代相傳。博物學家也有經驗推論之外的依據。討人喜愛的動植物常以妻子或同僚之名為名，特別惹人厭的品種也許就用專業上的競爭者之名為名。例如約翰·西格斯貝克（Johann Siegesbeck）是林奈性別系統的批評者，林奈就把一種低矮且礙眼的雜草稱為西格斯貝克草（*Siegesbeckia*）。<sup>43</sup>

動物命名法一如所有語言，或多或少帶有任意性。博物學家設計方便的術語來識別動物。<sup>44</sup>但命名法也隨時間推移而變

43 Ronald King in Robert Thornton, *The Temple of Flora* (1799; Boston: New York Graphic Society, 1981), p. 9。林奈有時候把新品種以朋友或同事的名字稱呼，以暗示這些人和考慮中的動植物間性質的相似（Benjamin Jackson, *Linnaeus* [London: H. F. & G. Witherby, 1923], p. 278）。他還根據他對植物科學價值的品評，把同事們按照「花營軍階表」（Officers in Flora's Army）排列起來。他的名單從「林奈大將軍」起頭，最低的一階分派給了他的論敵——約翰·西格斯貝克（Heinz Goerke, *Linnaeus*, trans. Denver Lindley,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73, p. 108）。

44 我辨別分類法形成的歷史趨勢架構與 Alan Gross 不同。他更強調修辭如何影響科學，包括分類法（*The Rhetoric of Scienc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遷，從特定的背景、衝突和環境中成長。歷史學家可以問：「這個詞彙怎麼醞釀而成的？」創造 *Mammalia* 一詞時，林奈欲凸顯該綱動物的主要特色。聖提雷爾與居維葉（Georges Cuvier）\*在 1795 年為《百科雜誌》（*Magazin encyclopédique*）寫作的“Mammalogie”中，總結 18 世紀分類學家的實踐，即主張以動物最主要器官型態決定綱，次要的器官決定目。1827 年，居維葉繼續主張用乳房來區別這綱名叫哺乳類的動物，是否比用其他外在特徵更為恰當。<sup>45</sup>

居維葉的陳述到底是不是真的？林奈命名屹立不搖，只是反映了他說對了，乳房確實代表哺乳動物最主要、普遍且唯一的特徵嗎（如同 18 世紀的說法）？可以這麼說，但又不是。今天的古生物學者確認哺乳動物至少擁有六個獨特表徵，可以作為分類依據，而乳腺只是其中之一。<sup>46</sup>然而，或許林奈太熱衷於挑出胸部或奶頭（承載性意味的身體部分）作為分類依據，

\* 譯註：法國解剖學家兼博物學家（1769-1832），精研比較解剖學。

45 Cuvier, *Régne animal*, vol. 1, p. 76.

46 其他的特徵分別是：（1）下顎關節由鱗骨與齒骨相連接形成（2）中耳有三塊小聽骨：槌骨、砧骨、鐮骨。三小聽骨與鼓膜連接，傳遞聲波至內耳（3）身上披有毛髮（4）主動脈弓形成體循環系統（5）頰齒具有分開的齒根（頰齒就是指白齒，分開的齒根就是多齒根，想像我們的智齒——最後一顆白齒，很難拔起，就是多齒根，門齒、犬齒則只有單一齒根）。見 D. M. Kermack and K.A. Kermack, *The Evolution of Mammalian Characters* (London: Croom Helm, 1984), p. vii；另見 T. S. Kemp, *Mammal-like Reptiles and the Origin of Mammals* (London: Academic Press, 1982)；and Louis Guillette, Jr. and Nicholas Hotton, III, "The Evolution of Mammalian Reproductive Characteristics in Therapsid Reptiles," *The Ecology and Biology of Mammal-like Reptiles*, ed. Nicholas Hotton III, Paul MacLean, Jan Roth, and Carol Roth (Washington, D.C.: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Press, 1986), pp. 239-250, 特別是頁 244-246。

而不是根據它的功能來選擇。一個人當然能夠辯解說分泌乳汁者 (*Lactantia*，得自林奈本人對女性乳房的描述) 較能捕捉乳房的重要性；林奈也真的誤以為奶頭的數目和位置很重要。但 *Lactantia* 仍然專指女性。*Lactentia* 或 *Sugentia* (兩者皆謂「吸奶的」) 二字其實更能強調出普遍的特徵，因為不論雌雄，小時候都是從母親的乳房「吸奶的」。

事實依舊是：乳房僅是幾個能夠強調哺乳動物的鑑別特徵之一。何況依照 18 世紀的標準，沒有哪一個特徵能單獨決定綱名。雖然布豐承認，種（「行有性生殖的生物，是能夠交配並產生有繁殖力後代的一群個體」）是唯一存在於自然界的分類單位。<sup>47</sup>甚至今天，這不意謂比較高的分類單位（屬、科、目、綱及其上的分類單位）是武斷的；它們仍須符合演化系譜。<sup>48</sup>但是如我們已經看到的，林奈原本可以從許多相等有效的術語中選擇，例如有毛類 (*Pilosa*)、洞狀耳類 (*Aurecaviga*)、吸奶類 (*Lactentia* 或 *Sugentia*)。正因為林奈有其他選擇，我才要論證他把焦點放在胸部上是回應了更廣泛的文化與政治趨勢。

### 乳房與母乳：爭議性的偶像

早在林奈的時代以前，女性乳房已經是西方文化內一個強

47 Scott Atran, *Cognitive Foundations of Natural History: Towards an Anthropology of Scien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p. 316 n.23-24.

48 Stephen Jay Gould, "A Quahog Is a Quahog," in *The Panda's Thumb: More Reflections in Natural History*, (New York: Norton, 1980), pp. 204-207.

大的偶像，同時代表人性裡的崇高和似野獸的卑劣。<sup>49</sup>巫婆和魔鬼那怪異、萎縮的乳房，描繪縱情貪慾的誘惑、肉體造成的罪惡、還有墮落的人性。希臘掌管愛與美的阿佛洛狄特 (*Aphrodite*)，結實的圓球形乳房表現超世俗的美感和貞潔。在法國大革命時，體現於瑪莉安 (*Marianne*)<sup>\*</sup> 的裸露乳房成為自由的象徵。<sup>50</sup>從多乳的以弗所的黛安娜，到豐滿胸部的自然之神，乳房象徵的是繁衍、再生和更新。

林奈創設 *Mammalia* 一詞，來解決人類在自然界歸屬的疑問。為尋找一個能夠將人類和牲畜合併在同一（我們把它稱為

49 乳房與母乳的文化重要性是個大題目，在這裡我只想處理和林奈著作相關的部分。Marina Warner 的 *Alone of All Her Sex: The Myth and the Cult of the Virgin Mary*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76) 和 *Monuments and Maidens: The Allegory of the Female Form* (New York: Atheneum, 1985) 還有 Caroline Bynum 的 *Jesus as Mother: Studies in the Spirituality of the High Middle Ages*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2)，雖然他們的論重點在中世紀，卻依然很有幫助。Heinz Kirchoff 的 "Die künstlerische Darstellung der weiblichen Brust als Attribut der Weiblichkeit und Fruchtbarkeit als auch der Spende der Lebenskraft und der Weisheit" (*Geburtshilfe und Frauenheilkunde* 50, 1990: 234-243) 內容豐富但就像 Erich Neumann 的 *Die grosse Mutter* (Zurich: Rhein Verlag, 1956)，用容格 (Jung) 的觀點卻缺乏歷史背景的討論。有用的材料也可以在 Anne Hollander 的 *Seeing through Clothes* (New York: Penguin Books, 1975) 和 Françoise Borin 的 "Arrêt sur image," [收入 *Histoire des femmes en Occident*, ed. Natalie Davis and Arlette Farge (Paris: Plon, 1991), vol. 3, p. 213-219] 兩份作品裡找到。另參見 Gustave-Jules Witkowski 在 *Les seins dans l'histoire* 蒐集的軼事 (Paris: A. Maloine, 1903)。我們很需要有關乳房與母乳的完善文化史研究。

\* 校註：瑪莉安 (*Marianne*) 為法國畫家德拉克羅瓦所繪〈自由率領人民〉一圖中之主角。

50 見 Lynn Hunt, *Politics, Culture, and Class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4)，特別是 part 1；另見 Warner, *Monuments and Maidens*, chaps. 12.13。

「哺乳類」) 分類單位的術語，林奈將胸部，尤其是發展完全的雌性乳房，標舉為最高等動物的圖像。可以說藉由凸顯唯一專屬女性的特徵，林奈打破了長久以來生物命名法確立的傳統，那就是以雄性動物的特徵作為衡量尺度。按亞里斯多德的慣例，女性曾經被看做是發育不全的男人，是怪胎，或自然界的失誤。藉由推崇乳房為最高等動物的符號，林奈賦予女性新的價值，特別是生殖過程中女人扮演的獨特角色。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林奈引入 *Mammalia* 的同一冊裡，他也引入了智人 (*Homo sapiens*) 的名稱。「智人」這個稱呼，是用來區別人類和其他靈長類動物 (例如猿、狐猴和蝙蝠)。在分類的語言裡，*sapiens* 是所謂的「種名」(trivial name) (林奈曾經慎重考慮選擇 *Homo diurnus*，以和 *Homo nocturnus* 對比)。<sup>51</sup>然而從歷史的觀點，*sapiens* 一詞的選擇至關緊要。因為「男人」(Man) 素來因其具有理智，而與其他動物不同；中世紀的同義字理智動物 (*animal rationale*) 宣示了他的獨特。<sup>52</sup>

51 Broberg 顯示林奈於 1753 年首次使用 “sapiens” 這個術語，來代表一種屬於 *Simia Sapien* 的猴子，這種猴子據說很會玩西洋雙陸棋的遊戲 (“*Homo sapiens*.” p. 176)。林奈在植物學中提到「種名」(trivial name)，他說：「我用種名來標記物種的差異，如此我們可以使每個植物擁有一個自己的名字，不必多費唇舌。對於我為何如此決定，而無其他特殊選擇的這個問題，我想就留待以後再來回答。不過，我要嚴正警告明智的植物學家，植物間若沒有清楚的區別，就不要取種名，免得科學退回原始粗陋的階段。」引自 John Heller, *Studies in Linnaean Method and Nomenclature* (Frankfurt: Peter Lang, 1983), p. 278.

52 林奈認為理性是人之異於禽獸的主要特徵。在《瑞典動物誌》的前言裡 (1746)，他說理性是讓人類能夠超越其他生物「最尊貴的品質」。另參見 H. W. Janson, *Apes and Ape Lore in the Middle Ages and the Renaissance* (London: The Warburg Institute, 1952), pp. 74-75.

因此林奈式的術語裡，一個雌性特徵 (分泌乳汁的乳房) 把人獸劃為同類，而傳統的雄性特徵 (理智) 卻標記了人類異於禽獸。

缺乏男性般健全身心的女性，比男性更接近獸類，是遠古的思維。女人所有的身體器官中，生殖器官 (reproduction organs) 讓她最像動物。柏拉圖認為，子宮 (uterus) 是種動物，它有自己的嗅覺，在女性體內晃蕩，所到之處造成疾病和破壞。<sup>53</sup>希臘醫師蓋倫 (Galen)，<sup>54</sup>甚至偉大的解剖學家安德列·維薩留斯 (Andreas Vesalius) 一度報導說子宮長角。女性乳房的產乳早已被看做是人類和動物共通點。亞里斯多德在他的《動物史》已經承認，所有胎生動物，例如女人，羊、馬、牛和鯨，養育他們的子代。除了注意和產乳多寡有關的胸部尺寸，還有記錄各種動物奶頭的總數和位置，亞里斯多德對乳房本身並不感興趣。他對哪種動物產的乳可以做最美味的起司，還有哪種牧草能促進動物泌乳更有興趣。<sup>54</sup>換句話說，亞里斯多德關心的是各種動物乳汁的用途和差異。

在猶太傳統中也一樣，女人月經期間和分娩時感到的不適，是身為女性注定要遭受的天譴。因為有這些不舒服的感

53 Plato, *Timaeus*, 91c. 柏拉圖似乎沒有確定要把女人歸為禽獸或是人類。Ian Maclean, *The Renaissance Notion of Woman: A Study in the Fortunes of Scholasticism and Medical Science in European Intellectual Lif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0), p. 31.

\* 校註：原文有誤，應為羅馬醫師。

54 Aristotle, *Historia animalium*, 500a, 521b, and 582a. 整個中世紀始終無意將乳房視為區別兩性差異的標記。見 Joan Cadden, *The Meanings of Sexual Difference in the Middle Ages: Medicine, Natural Philosophy, and Cultur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覺，讓她們不潔淨、不受歡迎，還像野獸。與月經相關的嫌惡也污及乳汁分泌。亞里斯多德有關泌乳的理論一直到 18 世紀都還盛行於西方。對亞里斯多德來說，女人的奶由血混合而成，而男人的血以精液的型態分泌出來。沒懷孕女人的乳汁化為經血；懷孕女人的乳汁，是滋養胎兒的維生液，產後女人的乳汁，才是嬰兒的食物。<sup>55</sup>

神話和傳奇文學也將哺乳描寫為人獸間親密關係的表現，暗示人與禽獸的乳房可互相代換。雌山羊阿瑪爾特亞 (Amaltheia) 據說曾照顧過年幼的宙斯。<sup>56</sup>母狼充當過羅莫路 (Romulus) 和勒莫 (Remus) 傳說中的看護，兩人是羅馬城的創立者。從中古到 17 和 18 世紀，都有熊和狼養育棄兒的記錄 (圖 1.1)。一般認為，受動物看護的孩子們會吸取這些動物的某些特性，好比 1724 年在德國北部發現的「野彼得」(wild Peter)，大家覺得他應該全身長滿濃密絨毛，因為他吸吮熊的乳汁長大。林奈相信，由雌獅乳養的遠古英雄，將獅子的勇氣連同奶汁一起吸收。<sup>57</sup>

55 Aristotle, *Generation of Animals*, 776a-777a。亞里斯多德認為產乳很自然而且很好。他反駁了 Empedocles「乳汁是從淨化後的血液散發出的白色膿水」的主張。

56 Warner, *Alone of All Her Sex*, p. 194.

57 林奈也鼓吹用牛奶餵養小孩，以提高嬰兒存活率。某些法國鄉村是這麼做的。Carl Linnaeus, "Nutrix noverca," respondent F. Lindberg (1752), in *Amoenitates academicae* (Erlangen, 1787), vol. 3, pp. 262-263。在 18 世紀，山羊和其他動物的奶水，會用來餵養住在育幼院裡患梅毒的小孩，或是在缺乏母乳的狀況下作為補充。Valerie Fildes, *Wet Nursing: A History from Antiquity to the Present*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88), p. 147.



圖 1.1 一頭餵小孩的熊，取自 Bernard Connor, *The History of Poland* (London, 1697), vol. 1, p. 342。經哈佛大學霍夫頓圖書館 (Houghton Library, Harvard University) 允許使用。

在罕見的例證中，能發現人類曾經為動物哺乳。由教皇庇護二世（Pius II, 1405-1464）行宣福禮的聖女萬羅尼佳·祈拉尼（Veronica Giuliani），帶了一隻活的羔羊到床上並餵牠奶，以紀念上帝的羔羊。18世紀威廉·高德文（William Godwin）記錄瑪莉·伍爾史東克芙特（Mary Wollstonecraft）分娩後彌留之際，醫生阻止孩子靠近她胸部，「還讓小狗吸去新的乳汁」。<sup>58</sup>歐洲以外也有動物吸人乳的報導。航海者講南美土著藉著餵哺各種動物，讓自己的乳房持續泌乳。<sup>59</sup>在暹羅，據說女人餵養猿。

暗示女人屬於自然、有別於男人時，林奈遵循的是西方根深蒂固的概念。<sup>60</sup>如卡洛琳·麥茵特（Carolyn Merchant）所示，西方智識傳統長久以來認為自然是女性。<sup>61</sup>對於17世紀的煉金術士米歇爾·邁爾（Michael Maier）來說，土地確實是養育萬物的母親（圖 1.2）。<sup>62</sup>女性與自然化育萬物特質的身分，成為

58 Mervyn Lew, *The Moons of Paradise: Some Reflections on the Appearance of the Female Breast in Art* (London: Arthur Barker Limited, 1962), p. 55. William Godwin, *Memoirs of the Author of 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Woman* (London, 1798), p. 183.

59 Hermann Ploss, Max Bartels, and Paul Bartels, *Woman: An Historical Gynecological and Anthropological Compendium*, ed. Eric Dingwall (St. Louis: C.V. Mosby Company, 1936), vol. 3, p.211.

60 Petrus Camper 沒解釋他為何用女性來闡發「讓四腳動物變成人形」的技巧 (art) (*The Works of the Late Professor Camper on the Connexion between the Science of Anatomy and the Arts of Drawing, Painting, Statuary, etc.*, trans. T. Cogan [London, 1794], plate 7, fig. 13).

61 Carolyn Merchant, *The Death of Nature: Women, Ecology, and the Scientific Revolution* (San Francisco: Harper & Row, 1980).

62 論邁爾的形象，見 Sally Allen and Joanna Hubbs, "Outrunning Atalanta: Feminine Destiny in Alchemical Transmutation," in *Sex and Scientific Inquiry*, ed. Sandra



圖1.2「他的乳母就是大地」取自米歇爾·邁爾，*Atalanta fugiens* (Oppenheim, 1618), p.17。右邊羅莫路 (Romulus) 和勒莫 (Remus) 由一頭狼餵養，左手邊朱彼特 (Jupiter) 由一隻山羊哺乳。附註的韻文問道：「由大地哺育的孩子，有誰能比他們更偉大？」(Sign.: Nv 7886 R.) 經柏林國立普魯士文化遺產圖書館 (Staatsbibliothek zu Berlin—Preußischer Kulturbesitz) 允許使用。

18世紀頗具影響力的藝術家和雕刻師于貝爾·弗朗索瓦·格拉夫洛 (Hubert-François Gravelot) 和夏爾·科尚 (Charles Cochin) 兩人作品中的焦點，他們把自然人格化為處女，她的乳房還滴

Harding and Jean O'Barr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7), pp. 79-98.





圖1.3 自然被描繪成年輕的處女。雖然是處女，她的乳房卻滴出母乳（處女母親是基督教的固定主題，裡面的理想型女性既貞潔又能生養）。她的裸體表現了她本質的單純。獅子和雄鹿都是貞潔的象徵。背景處多乳的以弗所的黛安娜代表古代自然的形象——「萬物之母」（the Mother of all Being）。取自夏爾·科尚與于貝爾·弗朗索瓦·格拉夫洛，*Iconologie par figures, ou Traité complet des allégories, emblèmes, &c.* (1791; Geneva: Minkoff Reprint, 1972), s.v. "Nature." 感謝賓州州立大學圖書館。

出乳汁（圖 1.3）。<sup>63</sup>

林奈用古代象徵生產力的有乳房黛安娜，作為《瑞典動物誌》（*Fauna Svecica*）的卷頭插畫頗富意義（圖 1.4）。<sup>64</sup>在《瑞典動物誌》裡，他首度為把人類劃入四腳獸類的決定辯解。林奈讓半身停留於多產土地的黛安娜，展露出她的子宮（womb）——生命的中心，和她那富有哺育能力的胸部。<sup>65</sup>在這經典的肖像中，她奇異靜止的軀幹上，佈滿生殖力（蜜蜂、橡實、公牛、螃蟹）和純潔（雄鹿、獅子、玫瑰）的象徵。她被飽滿乳汁壓得下垂的乳房，表現了自然之母的生命力，還有她孕育萬物的角色。遠古時代黛安娜的雕像，乳房部分會用白色石材雕刻，而頭、頸、手、腳則用深色石材刻成。<sup>66</sup>

林奈提出人類和動物都會餵哺幼兒的說法，一點也不新鮮。這女性獨有的特徵，長久以來使女人看來不那麼像人類；

63 Charles Cochin and Hubert-François Gravelot, *Iconologie par figures, ou Traité complet des allégories emblèmes, &c* (1791; Geneva: Minkoff Reprint, 1972). s.v. "Nature." Erasmus Darwin 也在《自然的聖殿》（*The Temple of Nature*, London 1803）裡，描繪了多乳的「自然」（London, 1803），見卷首插畫。

64 林奈《瑞典動物誌》的卷首插畫。奧圖·葛茲（Otto Gertz）暗示林奈為最初的卷首插畫設計，推薦了雕刻師傅（"Artemis och Hinden: Frontispisplanschen i Linnés *Fauna Svecica*," *Svenska Linné-Sällskapets Årsskrift* 31 [1948]: 20）。

65 Neumann, *Grosse Mutter*, p. 128.

66 Robert Fleischer, *Artemis von Ephesos und verwandte Kultstatuen aus Anatolien und Syrien* (Leiden: E. J. Brill, 1973); George Elderkin, "Diana of the Ephesians," *Art in America* 25 (1937): 54-63; and Hermann Thiersch, *Artemis Ephesia: Eine archäologische Untersuchung* (Berlin: Weidmannsche Buchhandlung, 1935)。林奈在初版《自然系統》裡加封給人類的綽號（epithet）"Nosce te ipsum"（認識你自己）也在黛安娜的神殿裡找到。英國助產士 Jane Sharp 注意到有時候女人身上會出現不只一個乳頭（*The Midwives Book*, London, 1671, p. 336）。



圖1.4 林奈《瑞典動物誌》(1746年)的卷首插畫，畫面中心就是多乳的黛安娜。林奈的黛安娜算是比較「含蓄」的，因為她身上只有四個乳房。更早的作品裡黛安娜常有二十八個、或更多個乳房。有時候乳房就包圍了整個上半身。會噴水的黛安娜乳房，也成為頗受喜愛的噴泉主題（例如在Villa d'Este, Tivoli）。(Sign.: Lv 11 575.) 經柏林國立普魯士文化遺產圖書館 (Staatsbibliothek zu Berlin—Preußischer Kulturbesitz) 允許使用。

但它也曾經使女人超凡入聖。在基督教世界，聖母之乳曾經做為供給身體和心靈的糧食。整個中世紀，虔誠的信徒珍藏童貞瑪莉亞的乳汁，把它當作能醫病的香膏、慈悲的象徵，和永恆的神秘。瑪莉娜·瓦勒 (Marina Warner) 已經指出，童貞瑪莉亞除了哺乳外，沒有經歷其他與生產有關的喜悅和痛楚（月經、性交、懷孕或分娩）。親切的聖母哺育嬰兒耶穌，此時的聖母是耶穌的生母，也是教會牧養信徒的隱喻。<sup>67</sup> 12世紀期間母性的比喻——尤其哺乳和養育——擴展到神父引領信眾的角色上。修道院院長和主教受到鼓舞，「以母親的角色自許來照顧 (mother)」受照管的靈魂並袒露胸脯，讓乳房充滿安慰人心的乳汁。<sup>68</sup> 甚至傳說中天父豐滿的乳房，都由聖靈擠出乳汁到聖子的杯中。<sup>69</sup>

在宗教傳統的潛流中，母奶據信可以傳授知識。智慧的傳統化身——智慧之母 (Philosophia-Sapientia) 在她沾染飽含知識與美德乳汁的胸口餵養哲人 (圖 1.5)。聖奧古斯丁 (Augustine of Hippo) 也曾幻想自己在智慧 (Sapientia) 的胸前飲用她的奶

67 Warner, *Alone of All Her Sex*, pp. 192,200; Warner, *Monuments and Maidens*, p. 283. 童貞女瑪莉亞有無月經的問題在中世紀飽受爭議。執著於重新強調「道成肉身」(incarnation) 的神學家辯解說她有。Cadden, *Meanings of Sexual Difference in the Middle Ages*, pp. 174-175.

68 Bynum, *Jesus as Mother*, p. 115. 另參見 Erwin Panofsky, *Abbot Suger*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46), pp. 30-31. Sander Gilman 討論了童貞女瑪莉亞如何從哺乳的慈母，轉變為1664年 Luca Giordano 所謂象徵縱慾的「梅毒的寓言」(Allegory of Syphilis) (*Sexuality: An Illustrated History*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1989], p. 144).

69 Warner, *Alone of All Her Sex*, p. 194.



圖1.5 餵養兩個哲學家的 *Sapientia* (擬人化的智慧)。取自 15 世紀的德國手抄本，由 Lieselotte Moeller, "Nährmutter Weisheit," *Deutsche Viertel-jahrsschrift* 24 (1950), 複製。fig. 2, facing p. 351.

水。<sup>70</sup>幾個世紀之後，男科學家仍然試圖從她的胸部找出(女性)自然的秘密，可是目的卻已大不相同。一窺她內心深處的歌德(Goethe)吟詠道：「無窮的自然，你的胸部何在？天地賴以存續的生命泉源何在？我萎縮的乳房賴以回復挺立的生命泉源何在？」<sup>71</sup>至少對歌德來說，科學家的新欲望不是吸吮自然的乳水，而是效法它的滋養力。

母乳的醫療價值和滋補靈性的功效同樣受到珍視。西西里人飲用剛生完第一個兒子婦女的母乳，作為治癒耳聾的藥方。16 世紀的德國還把母乳當作墮胎藥。在阿爾薩斯，它是醫治肺

70 *sapientia lactans* 的圖示起於十五世紀早期。*sapientia lactans* 結合了劍橋大學的校徽，上面是一個胸口湧出乳汁、裸露的 *Alma Mater Cantabrigia* (W. S. Heckscher, "Spiritualia sub metaphoris corporalium," *University of Toronto Quarterly* 16 [1946-1947]: 212 n. 9)。另參見 Peter Dronke, "Bernard Silvestris, Natura, and Personification," *Journal of the Warburg and Courtauld Institutes* 43 (1980): 16-31, 特別是頁 28-29; Klaus Lange, "Geistliche Speise," *Zeitschrift für deutsches Altertum* 95 (1966): 81-122; and Lieselotte Möeller, "Nährmutter Weisheit," *Deutsche Vierteljahrsschrift* 24 (1950): 347-359.

71 Johann Wolfgang Goethe, *Faust: Eine Tragödie* (1808-1832; Munich: Deutscher TaschenbuchVerlag, 1962), p. 19。亞歷山大·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題獻給歌德的卷首插畫，上繪「詩之精靈」揭開「自然之奧秘」。此處的自然便是擬人化為多乳的黛安娜，見 Alexander von Humboldt, *Reise von Alexander von Humboldt und Aime Bonpland* (Tübingen, 1807)。感謝 David Hull 的提醒。中世紀咸信「在自然之神胸口最隱密之處」可以找到「第一因」(fundamental causes)。(Dronke, "Bernard Silvestris," p. 25)。19 世紀巴黎醫學院門廳裡吸引眾人目光的雕塑「在科學前揭露的自然」，只露出了她的胸部和面龐，見 Merchant, *Death of Nature*, fig. 17；以及 Ludmilla Jordanova, *Sexual Visions: Images of Gender in Science and Medicine between the Eighteenth and Twentieth Centuries*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89), chap. 5.

結核的良方。它還可以用來治療耳朵痛、發燒和酸痛。<sup>72</sup>林奈把母乳當瀉藥推薦給成人使用。人們也相信母乳具有再生的效用：傳奇發生在 16 世紀的牧師巴托洛梅·德拉·卡薩斯神父（Bartolomé de Las Casas）身上，他保護美洲原住民，反對西班牙恐怖統治。有一次他靠原住民女性的乳汁而死裡逃生。<sup>73</sup>

就某種意義而言，林奈重視飽含乳汁的乳房，和當時以處女乳房為美（雖然不必然得救）的趨勢扞格難入。希臘和基督教的傳統都以為，完美的乳房應該是不曾使用過的，乳房要小巧、堅挺且呈球形。乳房漲滿乳汁，會破壞乳房的外觀。神話裡的女性（狩獵女神雅提蜜絲 [Artemis]、愛神阿佛洛狄特 [Aphrodite]、曾經燒掉一邊乳房，好讓弓平放在胸前的亞馬遜 [Amazon] 女戰士、還有耶穌那親自哺乳的母親）都是處女。<sup>74</sup> 女性美德中，只有慈悲與保持處女之身與否無關，嬰兒則從乳房中吸取母親的寬容、關愛與謙遜。<sup>75</sup>

乳房要堅挺，沒給嬰兒吸過，才算符合古典美學的理想，

72 Ploss and Bartels, *Woman*, vol. 3, pp. 233-234.

73 Kirchoff, "Künstlerische Darstellung der weiblichen Brust," p. 240.

74 On Amazons, 見 J.A. Fabricius, "Dissertatio critica," cited in Thomas Bendyshe, "The History of Anthropology," *Memoirs Read Before the Anthropological Society of London* 1 (1865): 415-416。聖阿格妮絲 (Saints Agnes) 與芭芭拉 (Barbara) 在中世紀晚期的怪誕藝術裡都遭受割去雙乳的酷刑 (Margaret Miles, *Carnal Knowing: Female Nakedness and Religious Meaning in the Christian West* [Boston: Beacon Press, 1989], p. 156)。

75 Warner, *Monuments and Maidens*, p. 281。在 18 世紀法國，「博愛」出現在鼓勵母親親自哺乳的運動裡，T.G.H. Drake, "The Wet Nurse in France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Bulletin of the History of Medicine* 8 (1940): 944。

中古與近代初期許多中上階層的歐洲女性都避免親自哺育幼兒以達到這種要求。<sup>76</sup> 弗朗索瓦·克婁埃 (François Clouet) 畫筆下法國亨利二世的情婦黛安德·波茨葉 (Diane de Poitiers) 裸體出浴。她符合古典理想、薔薇色的乳房，與後景正在餵奶的奶媽那腫脹乳房相映成趣（哺乳的乳頭據說會隨時光流逝和過度使用而「變黑」）。<sup>77</sup> 富裕的歐洲女人生孩子，但時常沒有看護他們。哺乳這件工作，她們雇用比較接近自然的女人代勞：那指的是農人。如果是在海外殖民地，那就聘請當地人和黑人（有個觀察家認為，這些當地人和黑人僅比畜生略高一等）。<sup>78</sup> 即使到了 18 世紀末，時髦的女人偶爾會親自餵哺他們的嬰兒，乳房的形狀和大小還是人們最在意的問題。中庸尺吋、橢圓得恰到好處的乳房，配上小但凸出的乳頭，比起碩大卻下垂的乳房，更能產出優良的乳汁。<sup>79</sup>

76 魯本斯 (Peter Paul Rubens) 的畫作是鑑賞情色乳房的最早範例。17 世紀全歐洲繪畫裡的乳房，比起上一個世紀都來得更大更圓。安妮·哈蘭德 (Anne Hollander) 追溯了歐洲乳房理想型態的變遷，顯示裸露的乳房在 14 和 15 世紀分別是母性自我犧牲與亞馬遜女英雄氣概的象徵，到了十七、八世紀，裸乳卻成了性感的裝飾和純粹的情色表現 (*Seeing through Clothes*, chap. 3)。例見 Bernard Mandeville, *The Virgin Unmask'd; or, Female Dialogues Betwixt an Elderly Maiden Lady; and Her Niece* (London, 1709)。

77 Sharp, *Midwives Book*, p. 360.

78 Pinkerton, *General Collection of ... Voyages*, vol. 11, p. 194.

79 Mary Lindemann, "Love for Hire: The Regulation of the Wet-Nursing Business in Eighteenth-Century Hamburg," *Journal of Family History* 6 (1981): 382。像 Jane Sharp 這樣的助產士擔心過大的乳房會致癌 (Sharp, *Midwives Book*, p. 337)。Sharp 關心的是產乳而非乳房美觀與否。

然而，乳房的理想型態，隨著時代推移而改變。大約 1750 年代之後，母性乳房與處女乳房開始爭奪文化上的主導地位。蓋爾非 (Barbara Gelphi) 追蹤 18 世紀晚期以來，醫藥文獻用令人瞠目結舌的方式，給母性乳房添加情色意味。包括伊拉斯謨斯·達爾文在內的男性醫師，用讓讀者看了興高采烈的散文，描繪哺乳時經驗到的感官愉悅（他還把飽含乳汁乳房的曲線，歸為人類美感觀點的起源——一個烙印在嬰兒感覺上的觀點）。母性乳房的情色化與女性服裝時尚的變遷齊頭並進。女人的衣服在 18 世紀結束以前，就是設計來暴露胸部和乳頭的完整形狀。蓋爾非論辯說，女人既引領這種新風尚成形，也讓這種風尚強加於自己的身上。對立法者而言，既然乳房確保女性不具公民權（請見以下），套用盧梭所謂新家務詞彙，女人會炫耀她們的乳房，來慶祝自己新獲得的權力——那就是養育國家未來主人翁的權力（蓋爾非強調，這是限制女人在家庭範圍內活動的權力）。<sup>80</sup>

歐洲與和世界其他地方的殖民關係，也影響歐洲人對當地女性胸部的感覺。19 世紀末的人類學家，用美麗與否來分類乳房，如同測量頭蓋骨容量來判斷智力高低（圖 1.6）。所有種族的理想乳房，都是年輕且未經使用的。歐洲人偏愛的緊實「半球形」乳房，據說只能在白種人和亞洲人間找到。非洲（尤其

80 Barbara Gelphi, *Shelley's Goddess: Maternity, Language, Subjectivit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pp. 43-60。另參見 Jean Block, "Women and Reform of the Nation," in *French Women and the Age of Enlightenment*, ed. Samia Spencer (Bloomington: University of Indiana Press, 1984), pp. 3-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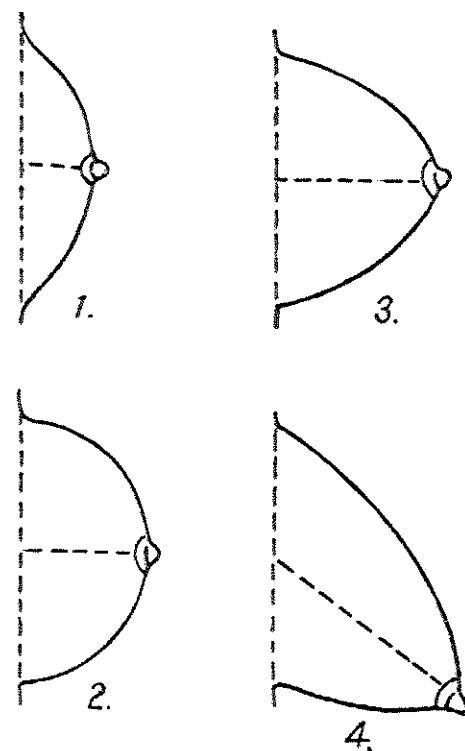


圖 1.6 人類乳房的各種型態。取自 Hermann Ploss、Max Barrels 和 Paul Bartels 的 *Woman: An Historical Gynecological and Anthropological Compendium*, ed. Eric Dingwell (St. Louis: C. V. Mosby Company, 1936), vol. 1, p. 399。第一種是「碗型」、第二種是「半球型」（這是白人和亞洲人的特徵，作者們認為這樣的乳房才符合美麗的標準）、第三種是「圓錐形」、第四種是「瘦長型」，黑人大多屬於這種像「山羊的乳房」，乳頭還下垂。

是霍屯督〔Hottentot〕女性飽受誹謗的乳房，被譏為垂頭喪氣，類似山羊的乳房。<sup>81</sup>當歐洲人用同情的筆調描繪非洲後裔的女性時，她們一概被說成有堅挺圓潤的乳房，就像約翰·史泰德曼（John Stedman）對他十五歲、白黑混血的情婦，兼他後來妻子的喬安娜（Joanna）的說明一般。<sup>82</sup>

對身為曼徹斯特醫師和惡名昭彰的種族主義者查理斯·懷特（Charles White）來說，歐洲人種優越的保證就在歐洲女性的乳房上：

我們要找到地球那個角落，才能找到蔓延在歐洲美女頰上的那抹緋紅，那羞怯、那纖細情感與知覺的象徵？除卻歐洲女人的胸前，哪裡能夠覓得豐滿雪白、其上鮮紅一點的半球？<sup>83</sup>

林奈堅持以女性乳房為生物分類標準，雖為一新動物學傳統，此舉卻應於歐洲文化對乳房的想像和認識中溯源。今天我

81 Ploss and Bartels, *Woman*, vol. 1, pp. 398-399。歐洲癡狂獵巫的時期，女巫也被描繪成有沉重下垂的乳房（Miles, *Carnal Knowing*, pp. 136-138）。巨乳與女巫的關聯讓現代初期的歐洲人懷疑裝飾在以弗所的黛安娜身上的東西，是否真為女人的乳房。它們的沈向豐滿，暗示的恐怕是動物的乳房。還有，黛安娜的乳房上面沒有乳頭，這個怪異之處讓一位 20 世紀的藝術史學家猜測黛安娜的乳房根本不是女人的乳房，而是公牛的陰囊——公牛也曾是古代生殖力的象徵。（Kirchhoff, "Künstlerische Darstellung der weiblichen Brust," p. 236）。

82 John Gabriel Stedman, *Narrative of a Five Year Expedition against the Revolted Negroes of Surinam* (1796;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8), p. 89.

83 Charles White, *An Account of the Regular Gradation in Man and in Different Animals and Vegetables* (London, 1796), p. 134。另引自 William Stanton, *The Leopard's Spots: Scientific Attitudes toward Race in America, 1815-59*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0), p. 17.

們可以從他書中辨認出他汲取自歐洲文化的乳房形象與實踐，卻很難判斷身為新教徒的林奈，對這些大多來自天主教傳統的觀點有多深刻的認識。受過大學教育的他，兼通希羅古典文化與聖經。而他用多乳的黛安娜作《瑞典動物誌》卷首插圖，透露出他多少對這些傳統有認識。或許這可以部分解釋他的創舉何以能在科學界，乃至更廣大的文化環境裡輕易獲得接受。

### 分類學的性別政治

因為歐洲人對乳房的著迷，林奈的創新在這種氛圍中便容易接受。但直接的政治考量迫使他把科學的眼光轉向乳房。他的科學願景伴隨 18 世紀重要的政治趨勢而來，那就是重構幼兒照護的內容與女性做為母親、妻子與公民的生活。儘管啓蒙信條說人人生而平等，中產階級女人並沒有獲得完整公民權，她們也沒機會成為國內的專業人才。留在家裡當母親，才是啓蒙思想賦予她們的新權力。

林奈生物命名中的政治考量，最直接的表現就是：他投入反對奶媽哺乳（wet-nursing）這古老風俗的運動。<sup>84</sup>18 世紀是奶

84 1680 年代不滿奶媽哺乳的聲浪就已經出現，不過反奶媽運動的高峰則出現在 18 世紀。見 Sharp, *Midwives Book*, pp. 353, 361-362; Valerie Fildes, *Breasts, Bottles and Babies: A History of Infant Feeding*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1986)；和 Randolph Trumbach, *The Rise of the Egalitarian Family: Aristocratic Kinship and Domestic Relations in Eighteenth-Century England*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78)。也有人提倡母親直接監督褓母哺乳（Dry-nursing），不過反而造成嬰兒死亡率升高。

媽哺乳的全盛期。不只貴族或富商，更多歐洲農人、神職人員和工匠把孩子送往鄉下乳養。1780 年代，巴黎和里昂送出高達百分之九十的孩子給奶媽照顧。<sup>85</sup>奶媽幫忙哺乳解決了上流社會父母的養育難題，卻也造成嬰兒死亡率居高不下。<sup>86</sup>在一個政府正在尋求增加勞動力以支持軍事和經濟上擴張的時代，「歐洲人口正在減少」的擔憂開始滋長。例如，丹麥太在意人口增加與否，以致 1707 年通過一條法律，批准年輕女人盡可能多生小孩，即使是私生子也無妨。法國路易十五的醫師約瑟夫·羅蘭 (Joseph Raulin)，將孩子評價為「民族財富、王國榮耀、帝國精神與幸運之所繫」。<sup>87</sup>重農主義者米拉貝阿 (Mirabeau) 侯爵追究人口減少，肇因於母親忽視自己的孩子，還有財富集中，奢侈和農業的破敗。

保存家庭和母親的責任成了國家大事。<sup>88</sup>對於政府官員來

85 George Sussman, *Selling Mothers' Milk: The Wet-Nursing Business in France, 1715-1914*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82), p. 20; 另參見 Nancy Senior, "Aspects of Infant Feeding in Eighteenth-Century France," *Eighteenth-Century Studies* 16 (1983): 367; Mary Sheriff, "Fragonard's Erotic Mothers and the Politics of Reproduction," in *Eroticism and the Body Politic*, ed. Lynn Hunt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 14-40.

86 Senior 引用的是巴黎警察總監 Maxime de Sarthe-Lenoir 於 1770 年代蒐集的數據，見 Senior, "Aspects of Infant Feeding," pp. 367-368。另參見 George Sussman, "Parisian Infants and Norman Wet-Nurses in the Early Nineteenth Century,"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 7 (1977): 637.

87 Joseph Raulin, *De la conservation des enfans* (Paris, 1768, vol. 1, "épître au roi."

88 例見前引: J. E. Gilibert, "Dissertation sur la dépopulation, causée par les vices, les préjugés et les erreurs des nourrices mercénaires," preface, *Les chefs-d'oeuvres de Monsieur de Sauvages* (Lyon, 1770), vol. 2; 和 Johann Frank, *System einer vollständigen medicinischen Polizey* (Mannheim, 1779), vol. 1。為了遏止虐待和

說，提高出生率最簡單的辦法，就是藉著改進對產科醫師、接生婆和（最重要的）母親的訓練，來減少嬰兒死亡。這場運動的核心要素，就是由醫生為女性撰寫一系列健康與管理指南。

在這樣的背景下，林奈身為一位執業醫師，在 1752 年準備了對抗奶媽缺失的論文，而這就在他醞釀「哺乳類」一詞的前幾年，那是他正看著小孩吃奶的時候（他太太在 1741 到 1757 年間生了七個小孩）。此文題為「停止請奶媽餵乳」，法文譯作〈虐待子女的奶媽—關於僱傭的哺乳行為的致命後遺症的博士論文〉 (*La nourrice marâtre, ou Dissertation sur les suites funestes du nourrissement mercénaire*)，讀來與啟蒙時代批評奶媽的文章雷同。<sup>89</sup>第一條也是最要緊的一條，就是由奶媽哺乳違反自然法則。溫柔且深謀遠慮的自然之母，早為女性懷孕生產安排了步驟，違反這些步驟將殃及母親和孩子。林奈、其他醫生和一些助產士，確認由母親之外的女性哺乳，嬰兒會缺乏母親的初乳，而初乳是清除胎便的關鍵。因為大多數的乳母來自最貧窮的階級，所以他也警告說，這些女人吃高脂肪的食物、飲酒過量，水痘與性病纏身，種種因素讓她們的奶喝了就算不死人，也不可能帶來健康。他也強調，壓迫乳汁回流可能有害母親。

減少嬰兒死亡率，法國在 1715 年以法律規範奶媽哺乳 (Sussman, *Selling Mothers' Milk*, p. 38)。

89 Linnaeus, "Nutrix noverca," trans. by J. E. Gilibert as "La nourrice marâtre, ou Dissertation sur les suites funestes du nourrissement mercénaire," in *Les chefs-d'oeuvres de Monsieur de Sauvages*, vol. 2, pp. 215-244。另參見 William Cadogan, *An Essay upon Nursing and the Management of Children* (London, 1748); and Jean-Jacques Rousseau, *Emile, ou De l'éducation* (1762), in *Oeuvres complètes*, ed. Bernard Gagnebin and Marcel Raymond (Paris: Gallimard, 1959-1969), vol. 4, pp. 254-264.

產後的子宮收縮，迫使大量與懷孕有關的體液（humor）朝胸部流動；如果這些體液沒有以乳汁形式排出，產婦可能會生病。對於林奈來說，自然法則就是如此指引對母親和孩子都健康的方法。

在這本 1752 年的小冊子，林奈也藉由對比不乳養親生幼兒母親的殘忍，與諸如鯨、獅、虎的猛獸，對新生兒的慈祥照拂，來預告他後來的生物分類法。<sup>90</sup>女性應效法禽獸，親自哺育下一代的理想，氾濫於歐洲反奶媽的文獻中。<sup>91</sup>查理斯·維特羅（Charles Whitlaw）在《新醫學發現，附有為林奈教條辯護》（*New Medical Discoveries, with a Defence of the Linnaean Doctrines*）中，簡潔地表達如下：

很多父母認為養育孩子有礙尊嚴，並將養育重任交給奶媽。我們遍察自然界，尚不見其他生物有類似舉動。要是牠們也將下一代交託給代母，那牠們就要遭逢與人類相同的命運了。<sup>92</sup>

90 Linnaeus, "Nutrix noverca," p. 258.

91 這種爭辯至少從 17 世紀就開始了 (Guérin, 1675)。見 Senior, "Aspects of Infant Feeding," pp. 378-379。論效法野獸哺育幼兒範例者，另參見 Cadogan, *Essay upon Nursing*, p. 7; Raulin, *De la conservation des enfans*, vol. 1, pp. xxv-xxviii; Jacques Ballexserd, *Dissertation sur cette question: Quelles sont les principes de la mort d'un aussi grand nombre d'enfans* (Geneva, 1775), p. 64；以及 *Der Patriot*, 27 January 1724, cited in Lindemann, "Love for Hire," p. 381。匿名的「蘇菲雅」使用了類似的論證來說服丈夫們讓妻子餵母乳 (*Woman not Inferior to Man* [London, 1739], cited in Vivien Jones, ed., *Women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Constructions of Femininity*, New York: Routledge, 1990, p. 225)。

92 Charles Whitlaw, *New Medical Discoveries, with a Defence of the Linnaean Doctrine* (London, 1829), vol. 1, p. 233.

訴諸自然法則與秩序，法國助產士瑪莉（Marie-Angelique Anel le Robours）懇求女性們遵循產後立刻照顧幼兒的「動物本能」。瑪莉告誡母親，不要理會丈夫的希望，他們只想把一屋子討厭的小鬼趕出家中。相反地，要培養如牲畜親子之間可貴的依戀。她也勸告女人，不要相信搞不清初乳價值的產婆（習慣上，分娩後的女性要再等 28 小時才能哺乳）。瑪莉解釋說，嬰兒就像其他的小動物，一出生就會馬上尋找母親的乳房。<sup>93</sup>

這些和其他關於育嬰的批評，大有助於反擊因聘請奶媽哺乳這件事的無知和虐待。這時期的嬰孩由母親看護的話，存活機會很高。《婦女的藥房》（*The Ladies Dispensatory*）的佚名作家指責送孩子到奶媽處，比遺棄並任他們夭折好不了多少。<sup>94</sup>這種說法或許言過其實，不過奶媽虐待嬰兒的報導倒是比較有可能。尤其在法國，亟需收入的奶媽可能接受過多嬰兒，以致無法適當照料他們。<sup>95</sup>同時多數針對奶媽的抨擊，也重彈神話和迷信的老調。舉例來說，林奈警告，高門子弟的品性，容易被低下階層的奶媽的乳汁敗壞。利用來自依拉斯謨斯·達爾文

93 Marie-Angélique Anel le Robours, *Avis aux mères qui veulent nourrir leurs enfans*, 3d ed. (Paris, 1775), 特別是 pp. ix, 53, 92-93。另參見 Gilbert, "Dissertation sur la dépopulation," pp. 255-256, 264。歐洲女性也被鼓勵效法「野性母親」（此指非洲和美洲原住民）的範例，對這些「野性母親」而言，她們的乳汁據說可以形成「連結母親和嬰兒間的自然紐帶」。引自 D. G. Chariton, *New Images of the Natural in Fran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4), p. 156.

94 Cited in Jones, *Women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p. 85.

95 在法國因經濟考量造成的嬰幼兒虐待比英國嚴重。Fiona Newall, "Wet Nursing and Child Care in Aldenham, Hertfordshire, 1595-1726," in *Women as Mothers in Pre-Industrial England*, ed. Valerie Fildes (London: Routledge, 1990), p. 129.



的例子，他責怪都是因為奶媽邪惡苦澀的乳汁，羅馬皇帝尼祿（Nero）才酗酒、卡利古拉皇帝（Caligula）<sup>96</sup>才暴虐無道。<sup>96</sup>

這些小冊子的作家，展現了對同階級婦孺福祉的真誠關切，然而，他們卻很少考慮「下等人類」（就像反乳母運動的一位健將說的）<sup>97</sup>養育孩子的艱辛。奶媽的小孩乏人照料，甚至「直接遺棄」（為了獲取些微的報酬，沒有任何疑義）。<sup>98</sup>

18 世紀革除奶媽哺育習俗的企圖，與當時重構生育的另一個面向有關，那就是男性醫師接管傳統上由女性主導的醫學領域。助產士讓位給婦產科醫師的經過廣為人知。<sup>99</sup>受大學訓練的醫師，努力將女性健康照護專業化（這麼一來，就把過去從事女性醫療照顧的女性開業者趕走了），現在這些努力擴展到了新生兒的照顧。英國醫師威廉·卡度甘（William Cadogan）

\* 譯註：羅馬皇帝，在位時間為西元 37-41 年。據元老院的說法，他在西元 37 年 10 月起精神開始異常，還將執政官席位授與坐騎。

96 林奈，“Nutrix noverca,” p. 265。雖然這個理由比較少聽到，它在 18 世紀仍然很重要。

97 Cadogan, *Essay upon Nursing*, p. 7.

98 Fildes, *Wet Nursing*, p. 193。有些醫生注意到奶媽自己的小孩死亡率很高（例如 Linnaeus, “Nutrix noverca,” p. 264；另參見 James Lehning, “Family Life and Wetnursing in a French Village,”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 12 [1982]: 651）。某些例子裡，由奶媽哺乳還被認為是造成全村人口減少的原因（Lindemann, “Love for Hire,” p. 380），不過多數的情況下，中上階層孩子的身心健康才是關切的重點。

99 見 Jean Donnison, *Midwives and Medical Men: A History of Inter-Professional Rivals and Women's Rights* (London: Heinemann, 1977)；Ornella Moscucci, *The Science of Woman: Gynaecology and Gender in England, 1800-1929*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pp. 42-57.

（或許他是最強調這點的）鼓勵一向認為授乳既低賤又不體面的父親，要「親眼」看著哺育工作的進行。在他看來，哺育不該是一件「男人無緣參與的，屬於玻那神（*Bona Dea*）<sup>\*</sup>的秘密」。監督小孩的照料「一直由女人經手，要命的是，這些人根本沒有勝任這項工作所需要的適當知識，儘管女人自認為這是他們的工作」。「祖母們」也該和她們的藥草，連同老習慣一邊納涼去。<sup>100</sup>牙買加的法官愛德華·朗（Edward Long），也勸告殖民地的白種貴婦，應該放棄把小孩交到黑種或混血乳母手裡的陋俗。歐洲人的母親被鼓勵開始愉快的養育任務，「以符合自然法則」。<sup>101</sup>

對於啓蒙學者來說，自然法則不只引導生育方式，它們還指導社會秩序。醫學權威、法律制度、通俗文學共同創造對母親授乳的新興趣。如盧梭具影響力的《愛彌兒》（*Emile*）中指示，母親親自授乳在 18 世紀晚期的法國貴婦間曾短暫流行。<sup>102</sup>在法國和德國，重要的醫生提倡強迫女性親自哺乳的法律。法國國民公會 1793 年頒佈法令，只有親自哺乳的母親才有資格獲得國家補助（健康狀況不佳者，得豁免哺乳義務）。<sup>103</sup>在 1794

\* 譯註：羅馬神話中掌管生育的女神，又名 Fauna。

100 Cadogan, *Essay upon Nursing*, pp. 3, 24.

101 Edward Long, *The History of Jamaica* (London, 1774), vol. 2, p. 276.

102 Rousseau, *Emile*, pp. 254-264。另參見 Mary Jacobus, “Incorruptible Milk: Breast-feeding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 in Rebel, *Daughters: Women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 ed. Sara Melzer and Leslie Rabin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p. 62.

103 Lindemann, “Love for Hire,” p. 391.

年類似的法案在普魯士生效，恰好是斐德列大帝（Frederick the Great）於波次坦花園豎立黛安娜雕像的幾年之後。<sup>104</sup>

反奶媽文獻的作者（包括林奈、卡度甘、盧梭和瑪莉）訴諸道德，要求女性回歸慈愛母親的本分。雖然盧梭把自己的五個小孩送到育幼院，這不妨礙他記錄孩子們的生日和性別。<sup>105</sup> 女人逃避養育天職的行為是虛榮。卡度甘讚揚每個為哺乳而放棄「些許胸部美觀」的女性。林奈指控女人只是假裝不能哺乳，還嘲諷她們的藉口，就像：沒有充足的奶水、她們不能失去關係她們健康的珍貴液體，或被家務壓得難以喘息。林奈想像不願意哺乳的真正理由，是因為這樣會剝奪丈夫的婚姻之樂——林奈注意到這是四腳動物的特徵（據說妻子哺乳期間應節制行房）。盧梭倒不熱衷林奈的說法，他指責的是，有了奶媽，上流社會的女人會重拾城裡五光十色的娛樂，而未必會回到丈夫的床上。<sup>106</sup>

104 *Allgemeines Landrecht* (1794), part II, title II, art. 67, in Susan Bell and Karen Offen, eds. *Women, the Family and Freedom: The Debate in Documents 1750-1880*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vol. 1, p. 39。另參見 Doris Alder, "Im 'Wahren Paradies der Weiber': Naturrecht und rechtliche Wirklichkeit der Frauen im Preussischen Landrecht," in *Sklavin oder Bürgerin: Französische Revolution und neue Weiblichkeit, 1760-1830*, ed. Viktoria Schmidt-Linsenhoff (Frankfurt: Jonas Verlag, 1989), pp. 206-222.

105 Jean-Jacques Rousseau, *The Confessions of Jean-Jacques Rousseau*, trans. J. Cohen (Harmondsworth, Middlesex: Penguin, 1953), p. 333。另參見 William Kessen, "Rousseau's Children," *Daedalus* 107 (1978): 155；諷刺的是，愛彌兒是由鄉下的奶媽帶大的 (Senior, "Aspects of Infant Feeding," p. 385)。另參見 Carol Blum, *Rousseau and the Republic of Virtue: The Language of Politics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6), pp. 74-92.

106 Rousseau, *Emile*, p. 255.

在道德上與經濟上，回歸自然和它的法則，看來是終結墮落並更新國家氣象的不二法門。啓蒙時代以「自然」的代言人自居的盧梭，認為母親推卻看護子嗣的責任，是國家腐敗之源。「萬惡跟隨這最初的墮落相繼而來。一切道德秩序退化；自然之事在所有的心田裡熄滅。」由哺乳搭建的親子連帶被理想化為文明社會的黏合劑，這種連帶可以培養孩子對母親的愛，讓丈夫回到妻子身邊。嬰兒被想像透過母親的奶，吸入她的高貴個性，她的關愛和美德。「讓母親照顧他們的孩子」，盧梭說教道，「道德將會改革自新，自然情感將會在每顆心中復甦，則人民將重新成為『人』」。<sup>107</sup>對歐洲啓蒙人士而言，乳房象徵了自然和社會的綜合，以及公私領域的連結。<sup>108</sup>

值得注意的是，在法國大革命的狂暴歲月，一個革命者跟在英姿勃勃且裸胸的「自由之女」身後行進的時代，<sup>109</sup>母性的乳房卻變成「女性專屬於家庭」這種論調的天然符號。法國國民會議代表用乳房做為女性的天然符號，以阻擋女性取得公民身分並行使公民權力。在這情況下，「有乳房的人」注定被限制在家庭之內。否認女性的政治權力時，巴黎公社的行政官皮耶加斯帕·肖梅特（Pierre-Gaspard Chaumette）憤怒地問：

從何時起人們獲准拋棄男女本分？何時我們覺得女人不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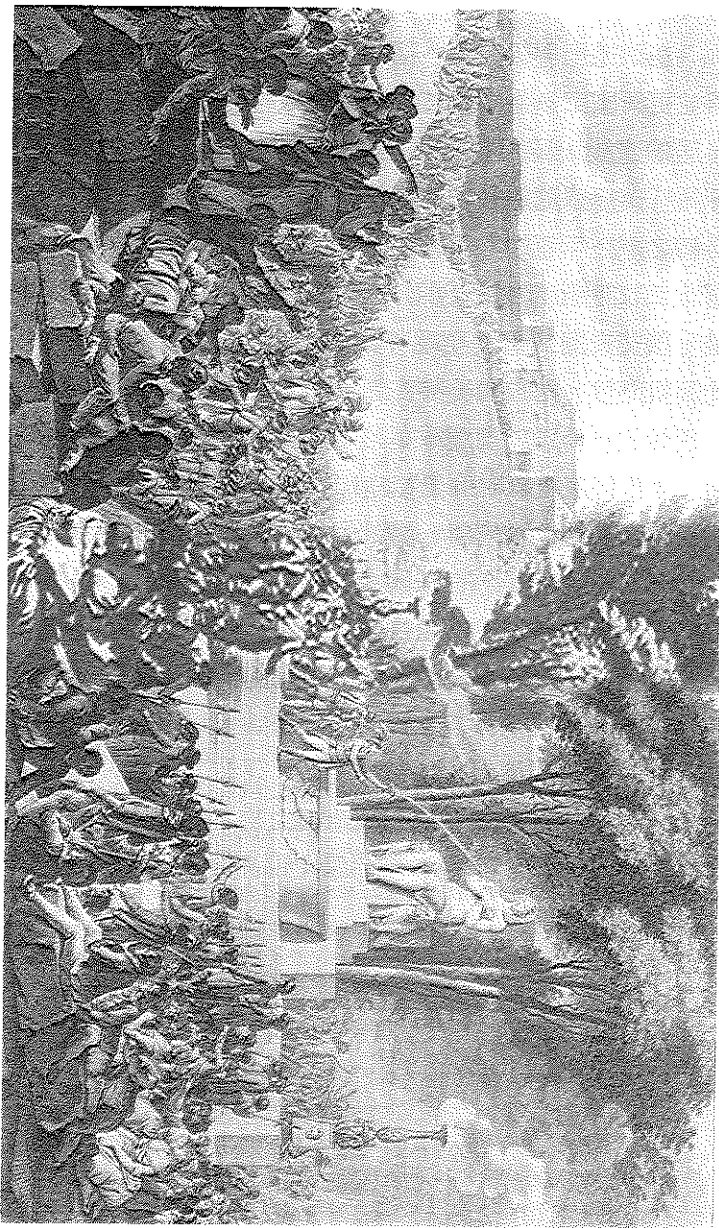
107 同前引，p. 258。

108 Jordanova, *Languages of Nature*, p. 97; Warner, *Monuments and Maidens*, p. 282.

109 見 Hunt, *Politics, Culture, and Class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 chaps. 2, 3.

\* 譯註：原文是“Since when is it permitted to abandon ones sex?”此處的性“sex”應指社會分派給兩性的不同行為規範和特質，和生理的性不同。因此根據下文譯為「男女本分」。

圖 1.7 著名的 18 世紀法國畫家雅克路易·大衛所繪的〈新生之泉〉。取材自 Charles Monnet, *Les principaux journaux de la Révolution* (Paris, 1838) Spencer Collection。紐約的公共圖書館 Astor, Lenox, and Tilden Foundations 允許使用。



家小心照顧孩子，反而到議會旁聽席和議會廳演說，是妥當的行為？難道自然之神（she）曾經給予我們男人乳房，來餵養我們的孩子嗎？<sup>110</sup>

上述訊息在 1793 年慶祝共和週年的共和節慶（Festival of Unity and Indivisibility）有具體的展現。法國畫家雅克路易·大衛（Jacques-Louis David）精心安排的慶典畫面，聚焦在建於巴士底監獄遺跡（此乃專制象徵）之上的「新生之泉」雕塑。（圖 1.7）據當時媒體的描述，六十八位男性國民公會代表，愉快地飲用從埃及生育女神伊希斯（Isis）造型的「自然」的乳房中噴射出的乳汁。<sup>111</sup>這些男性代表公開飲用從巨大伊希斯的乳房裡湧出的母性乳汁，而模範的共和國母親靜靜地重複這一幕，用她們富含美德的奶汁，滋養國家未來的主人翁。

110 Darline Levy, Harriet Applewhite, and Mary Johnson, eds. *Women in Revolutionary Paris 1789-1795*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79), p. 219. 另參見 Outram, *The Body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

111 Claudette Houli, *Image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Québec: Les Publications du Québec, 1989), pp. 378-379. 另參見 Mona Ozouf, *Festivals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 trans. Alan Sheridan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p. 84; and Viktoria Schmidt-Linsenhoff, "Frauenbilder der Französische Revolution," in *Sklavin oder Bürgerin*, ed. Schmidt-Linsenhoff, pp. 451-452. 表現自然與其豐饒的「多乳的黛安娜」還伴隨手持《人權宣言》刻本的女英雄 Egalité 出現在 J. G. Moitte 之後。(François Furet and Mona Ozouf, eds. *A Critical Dictionary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trans. Arthur Goldhammer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plates following p. 746). 為角逐 1848 年法國共和形象而作的 Honoré Daumier 的〈共和〉，描繪的是一個拿著旗幟，同時餵哺兩個男嬰的強壯裸女。(Maurice Agulhon, *Marianne into Battle: Republican Imagery and Symbolism in France, 1789-1880*, trans. Janet Lloy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pp. 78, 83).

1793 年標誌著女性欲積極行使公民權的要求遭到了致命的壓抑，也是共和女性形象的轉折點，如琳·亨特（Lynn Hunt）所示。登場亮相的女性不再是自由象徵的瑪莉安，母親的角色倒是越來越多。慶典以懷孕婦女的遊行爲號召；儀式中的女性，例如 1794 年的上帝節（Festival of the Supreme Being），清一色是妻子或母親，許多人還把嬰兒靠向胸部。<sup>112</sup>

我應該插入一些關於階級的解釋。法國共和時代母職內容和性別差異的概念（此時發展出關於女性性道德的重要教條），變成中產階級女人生活的規範，也逐漸成爲中產階級女人生活的現象，但農婦、家僕、女學徒、或工匠等階層的生活仍不受它們影響。到了 19 世紀，這套觀念雖然被標舉爲各階級女性都該效法的理想，卻還是沒有落實在工人婦女的生活。<sup>113</sup>

林奈的“Mammalia”一詞，幫助歐洲社會的重構取得正當性，藉由強調雌性（人與禽獸皆然）哺育後代乃是再「自然」不過之事。林奈分類系統曾經企圖使自然界廣爲人理解，然而他構思的分類範疇卻混入了歐洲中產階級的性別觀念。林奈把

112 Lynn Hunt, *The Family Romance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2), pp. 151-191, 特別是頁 153-155。Mary Jacobus 曾主張 David 呈現了一個「國家爲共和之母」的寓言。這位「共和之母」富有美德的奶水，成爲用以鞏固中央集權的雅各賓政權「不朽象徵的幻想」（“Incorruptible Milk,” in *Rebel Daughters*, ed. Melzer and Rabine, pp. 66-68）。另參見 Carol Duncan, “Happy Mothers and Other New Ideas in Eighteenth-Century French Art,” in *Feminism and Art History: Questioning the Litany*, ed. Norma Broude and Mary Garrard (New York: Harper & Row, 1982), pp. 200-219。

113 有關工人階級女性的性道德問題，見 Brigit Hill, *Women, Work, and Sexual Politics in Eighteenth-Century England*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89)。

所有物種的雌性都視爲溫和的母親，無論是有意還是無意的，這都是一種反映歐洲文化對自然界看法的幻想。

“Mammalia”一詞的來源也可以作爲另一推論的例證，那就是科學並非價值中立，它滋長於複雜的文化基底。林奈於 1758 年鑄造的新詞，解決了如何把鯨魚和牠的陸生親戚歸到同類的問題，也擺脫了亞里斯多德的過時術語——四腳獸。不只如此，林奈分類系統也解決人類在自然界中應歸屬何處的問題，最後也爲歐洲女性在歐洲文化中找到了一席之地。

# STS

Taiwan STS Reader

「獸」何以稱為「哺乳」動物  
煽動大家來論述  
家庭中的工業革命  
從創新到使用  
精卵相遇的羅曼史  
多元文化與後殖民

STS讀本II

## 科技渴望性別

主編 / 吳嘉苓 · 傅大為 · 雷祥麟  
編譯 / 台灣科技與社會網絡計畫群

<http://www21.brinkster.com/socio123/>

02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科技渴望性別 / 吳嘉苓、傅大為、雷祥麟 主編

— 一版. — 台北市：群學，2004[民93]

面；公分。

含索引

ISBN 957-28990-4-X (平裝)

1. 科技社會學 2. 性別

440.015

93016446

## 科技渴望性別

主編：吳嘉苓、傅大為、雷祥麟

總編輯：劉鈞佑

編輯：李晏甄

發行人：劉鈞佑

出版者：群學出版有限公司

地址：台北市重慶南路一段61號7樓712室

電話：(02)2370-2123

傳真：(02)2370-2232

e-mail: socialsp@seed.net.tw

網頁：http://www21.brinkster.com/socio123/

信箱：台北郵政39-1195號信箱

郵撥：19269524 群學出版有限公司

2004.10 一版1印

定價：新台幣300元

著作權所有  
翻印必究

# STS 科技渴望性別 目錄

- 致謝 / 吳嘉苓.....1
- 代序：翻轉世界的角度 / 吳嘉苓、成令方.....7
- 翻譯 STS 始末記 / 傅大為.....15
- 1 「獸」何以稱為「哺乳」動物.....21  
Londa Schiebinger / 余曉嵐 譯 / 陳恒安 校訂 / 陳恒安 導讀
- 2 煽動大家來論述.....77  
Michel Foucault / 周雅淳 譯 / 傅大為 校訂 / 傅大為 導讀
- 3 家庭中的工業革命.....99  
Ruth Schwartz Cowan / 楊佳羚 譯 / 成令方 校訂 / 成令方 導讀
- 4 從創新到使用.....131  
David Edgerton / 方俊育、李尚仁 譯 / 李尚仁 校訂 / 李尚仁 導讀
- 5 多元文化與後殖民世界中的女性主義科技研究.....171  
Sandra Harding / 蔡麗玲 譯 / 傅大為 校訂 / 蔡麗玲 導讀